

PL 3090

JFENG

# 484 蕉風 双月刊



诗  
专  
号

◆

「寻找诗人」有奖游戏

1955 年创刊



# 蕉風 484 目录

## 【编辑室报告】

2

## 【诗作】

陈瑞献：甘地颂 4

古楼诗抄 7

何乃健：小雨点的歌谣 8

杨嘉仁：固体世代 / 遗留 /

暴晒 11

蔡羽：大河退水 / 凤仙 12

郭煜：在城市里 13

吕育陶：群居者 14

房斯倪：Platinum / 麻黄荆冕 15

周擎宇：最佳包袱 / 细雨 / 想写信给你 16

林武聪：星星的心事 17

王润华：飞机与森林 18

宋飞龙：逛超级市场 20

田思：锤 21

林健文：葬礼 22

翁弦尉：恋人 24

张玮栩：等待 27

90°转角 28

陈柔：白蛾 29

李宗舜：禁区 / 午约 30

杨康：未题 31

梦扬：怎么说 32

小曼：冷奴 33

酒盗 34

晨露：泥香 35

陈强华：最佳报复 36

刘育龙：刺鸟 37

邱琲钧：秘密 / 周末 / 失眠 39

白垚：少年女媧 40

张永修：巴厘海印象 41

盛春广场 封底

叶 啸：青山绿水 4 2

张光达：茅草 4 3

柴可夫：风筝 4 4

黄铨贵：落寞速写 4 4

铁冬青：山楼夕照 / 夜读 / 理发 4 6

王德龙：我什么都是 都不是 4 6

许通元：最后一夜 / 陌生 4 6

刘富良：睡梦天堂 / 与夜对话 / 沉船曲 4 7

李寿章：农夫 4 8

许志明：水壶 / 顽童 1 / 顽童 2 4 9

海 辛：给思念穿鞋 / 因为你是榕树 / 距离 5 0

邓汉明：致亲密爱人 5 1

巫群香：独居闲情 5 2

李颂义：理想温度 5 2

傅承得：午夜风起 5 3

林惠洲：海边落日 5 3

郑云城：九八政治记事（上集） 封底内页

晴川（译）：凯里尔·安华诗选 2 首 5 4

## 【寻找诗人有奖游戏】

5 5 ~ 6 5

游戏规则 / 参赛表格

『失踪』诗人：

陈强华·房斯倪·何乃健·林健文·刘育龙·  
吕育陶·李宗舜·邱珪钧·宋飞龙·王润华·  
翁弦尉·小 曼·杨嘉仁·张光达·张玮翔·张永修

## 【诗 社】

程可欣：天狼星诗社 6 6

梦 扬：星座诗社 7 2

陈政欣：金石诗社 7 4

潘碧华：第六步诗坊 7 6

卢佛宝 / 周擎宇：魔鬼俱乐部 7 8

## 【诗 论】

张光达：乡愁诗，中国性与现代主义 8 4

## 【诗掌故】

白 垚：现代诗的前侏罗纪 9 0

## 【文学异见】

张锦忠：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 9 2





蕉風 (52892-H)

PP 595/12/97

M.I.T.A. (P)

No.271/12/97

编辑顾问 ■ 白 垚、郑良树  
梅淑贞、紫一思  
陈瑞献、小 曼  
永乐多斯

编 辑 ■ 姚 拓  
许友彬、李锦宗  
小 黑、朵 拉

执行编辑 ■ 林春美

美术设计 ■ 雨林小站

封面摄影 ■ 黄华安

编辑部、出版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5755890

Fax: 03-5757194

印 刷 ■

UPA Press Sdn. Bhd. Lot 27678,

Simpang Salak South Industrial Area,

Batu 5 1/2, Jalan Sg. Besi,

57100 Kuala Lumpur.

售 价 ■ RM 5.00

## 五

月初五端午节，六月六日国际诗人节；【诗专号】当然是落在这个东、西方诗节汇流的5、6月号。本期收录了28位诗人共28首诗（组诗算一首），当中，有『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作者，有六、七十年代现代文学的风云人物，有八十年代诗坛的中坚份子，有九十年代崛起的六、七字辈，也有名字未见于报刊的新人。这样的阵容虽然还远不及『大系』的份量，但若说这是一次『盛会』应是不为过的；请留意大部份诗人在『会上』的发言：『我为什么写诗？』

## 除

了诗作展览，本期还介绍本地存在（过）的一些诗社，以让读者一窥文人的诗生活。【诗掌故】邀得白垚现身说法，谈『第一首现代诗』的产生经过。另外，张光达的〈乡愁诗〉与张锦忠的〈中国影响论〉是互有关联的课题，也是值得我们在盛会热闹一番之余诚恳的思考的。

## 最

后要谈谈『寻找诗人』有奖游戏。搞诗专号、寻找诗人游戏等等，最初只是贪玩而已。到拟游戏规则时，觉得这样子很正经、很认真的玩游戏很过瘾；但拟到『奖品』一项时，迟疑一下，想了想，还是试试看吧。没想到接洽了之后竟有商家愿意赞助！（商家者何许人也？敬请垂注下期蕉风）有了『玩伴』（包括一两位『姑隐其名』的诗人），玩兴益发不可收拾。

## 因

为好玩，所以这一期我编得很快乐。虽然催稿、逼稿、等稿、最后关头看到好稿连夜改版等等工作都相当『催老』，但这十天半个月以来我在深夜关上电脑时，都很快乐。感谢所有一同游戏的诗人及商家们。



# 寻找诗人有奖游戏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赚。

目的：①让诗人藉『失踪』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

②考验读者对诗人语言、风格的了解程度。

③使诗的阅读充满挑战与乐趣。

方法：①选出投寄超过一首诗给【诗专号】的部分诗人的作

品，隐去诗人名字，仅以编号志于题目旁。

②不按次序的列出参与此游戏的诗人名字，以让读者「有迹可循」。

③读者可把他认为是该编号作者的诗人名字填于「寻找诗人有奖游戏」表格，寄回《蕉风》。

④编辑室以读者所猜中之「诗人、作品」组合之多寡分其胜负。

⑤得奖者名单将于485期《蕉风》公布。

规则：①所有《蕉风》编务人员及其家属皆不得参赛。

②所有读者、作者（包括参与此游戏的诗人本身）皆欢迎参与。

③读者可同时投寄多份表格参与游戏，唯所有「寻找诗人有奖游戏」表格必须剪自484期《蕉风》，复印表格不予处理。

④参赛表格须于20/6/1998之前寄至《蕉风》编辑室。

奖品：①现金（RM 900.00）

②百元书券（多份）

③神秘礼物（多份）

备注：①本游戏规则若有未尽完善处，《蕉风》编辑室有权修

订。



# 甘地颂

◎陈瑞献

忍一忍

再忍一忍吧

永不沉沦的

正念的小白花

在他的拖鞋上

放一朵小白花

在他的整洁的枕头上

放一朵小白花

在他的一个三只猴子的摆设上

放一朵小白花

巴布在世时的身家

是一对眼镜

一只怀表

一支手杖

一双匙叉

在他的木床上

放一朵小白花

在他的茶几上

放一朵小白花

在他的织布机上

放一朵小白花

巴布弃世时的遗物

是看远一点吧

附记：

诗人奈都夫人形容甘地是一只『米老鼠』。这只米老鼠的内脏是众所周知的非暴力主义。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甘地的政策，也是他的宗教，非暴力主义由他的生活实践出来，思想，语言和举动都是这种主义的化身。在甘地面前，没有一个人是陌生的，民族国家也一样，『我的同胞与别个国家人民在我来说是绝对没有分别的。我爱所有的人类，不论其社会地位、种族与国籍的不同。我为我的同胞服务，因为对于我这是容易的。我这样做是要使他们站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够帮助我为人类服务。』甘地对人永远带着微笑，他有一张长得极难看的嘴巴，嘴巴跟牙齿又不相称，嘴上是一绺稀疏的髭；那对眼镜，看来像是在小商店花六便士买来的；他只吃羊奶、蔬菜和柠檬汁，瘦得惊人，过着十足是印度农民的生活。可是，当这



位在邱吉尔眼中是个「赤裸的托钵僧」开始绝食的时候，家家户户摆着鲜花，为他祈祷，电台每一分钟都在报导他的健康情况，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肚子上。

『个人必要为家庭效死，家庭必要为村落效死，村落为县镇效死，县镇为省份效死，省份为国家效死，甚至，一个国家必须自由解放，以便在必要之时为全世界的利益效死。』甘地说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感到舒适，他愿意居住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一个乡村里，纺织，沉思，变成一株根深蒂固的老榕树，在其广大的荫影下，没有生灵遭受损伤。可是甘地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因为，世界既已被

分成许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遭受困缚的国家，都必须自由解放，进而才能为全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因此，甘地说，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他甚至愿意牺牲印度。当你跟英国人说：我们用印度跟你交换莎士比亚，英国人说：我们要莎士比亚。

甘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应该消灭的坏人。人的犯罪只是心理上的过失，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个人的努力加以纠正。没有一个人是不可驯服的。他以为对生灵的尊敬是自然的，人既没有能力给别人予生命，人就无权夺走别人的生命，这是非暴力主义的核心。他相信野兽之所以凶残，一般上是由于它惧怕人



甘地像（陈瑞献 / 画）





类，假若野兽对人类有信心，它就不会攻击人类，经过训练后的驯兽便是

一例。野兽自相残害是事实，不过，

这主要是为了食物。在不同的兽类之中，并没有组织化的战争，战争基本

上是人类搞出来的现象。人有性别，

肤色，种族各方面的不同，可是人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甘地不相信一

切由宗教、社会阶级、集团和国家的

关系而形成的人为的分歧。他相信人

类真善的本质，人类生活的不同面可

以靠道德力量而取得融和，因此，没

有一种国与国的纠纷不能解决，并且

不必通过暴力解决。一种有害的社会

制度或政体必须改革或消除，因为活

在这种制度或政体下的人民在受苦。

甘地又把政制与人划分开来，认为人

类无需为此自相残害，只要发挥爱和

容忍精神，一切人为的毛病均可消

除。他反对殖民地主义，他同时是英

国人的好友。他抵制外国纺织品，劝

导自己的民族自纺自耕，而当他到英

国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时，他受到纺

织厂工友的欢迎。每次他从监狱出

来，就赢得更多的友人。人家伤害

他，他拒绝向他提出控告。一枝警

棍，一个血液逆流的头颅，一颗子

弹，一副无言的尸体，折磨着甘地的

良心。他痛苦地躺在简陋的床上，把

千万人的哭声、呐喊、愤怒与火焰都藏在狼瘦的肚子里。

在他生时，他的非暴力主张时常遭

受批评，可是，他的信仰永不动摇。

他死后，他的主张仍然引起许多批

评。INTELLECT以精神分析法写成甘地评

传，便试图找出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真

面目。他提出一个问题：非暴力是不

是政治上的道德自尊的逃避。美国的

新左派大部份已然放弃非暴力的主

张，而转向一种『新列宁主义』，且

认为后者才是『正义的狂信者的道德

宣扬』之典范。这暗示：政治上的选

择不是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选择，而

是如何对暴力作有纪律的应用的问

题，采取有理性的暴乱，而不做血淋

淋的道理宣扬。甘地死在一个兴都极

端份子手中，这与他的信仰形成强烈

的对照。不过，在印度甚且远离了他

的今日世界，凡有血腥之处，我们必

然会想起这个死时才剩下几个铜板的

慈蔼的老人。

以上是笔者于1971年8月1日刊于南洋

周刊《文丛》的几段有关甘地的译写文字。199

6年10月到印度朝圣，在新德里参观甘地纪念

馆，得《甘地颂》。

## 古楼诗抄

◎陈瑞献

## 天亲

白云载上彩云渊  
万指千幢玉藕旋  
不辍欢抚新眷属  
迎来内院看胎田

## 念亲

长风为汝装双翼  
屈感张扬挂泪行  
暮巷幽光犹月色  
无边燕语在高堂

## 定中

一座高山来问路  
长河一截断源头  
咻咻戚戚魂多啼  
满脸蓝天身是洲

## 听编钟

瞳空布遍韵低盈  
默穴千秋寂户英  
密叩连惊生死界  
古莲子再绽通明

## 旧箱

浑沌紧锁时间囊  
部内相知已尽忘  
起句华文为特想  
完篇外语作思量  
一函父母掀慈荫  
数影妻儿唤乳香  
矮小尘烟曦色闪  
石之美者缝中藏

## 附记：

自迁入古楼画室，诗艺兼入旧体，亦实验也。近体格律，严若法文，能则一部机器折散再装，顺畅胜于往常，带枷而舞，益添自由之意涵。

1998年3月25日

## 我为什么写诗？

因为我爱奔玩，自命有才情，并且希望才能获得认可，要发泄，省阅，说明，批判，表现，更重要的是写诗作为一种消遣能使我享受到杀活自在大死一番的乐趣。



# 小雨点的歌谣

◎何乃健

## 1 种籽

在我掌心里沉睡

梦里舒展千顷的苍翠

再沿我的指缝徐徐滑落

泥土里伸伸懒腰 心里盘算着

要为秋田里的农妇与飞鸟  
编写怎样的歌谣

## 3 断壁

甚至当胸腔被剜掏而空  
哑默地忍辱的群峰  
任由泪水滑滑回流  
让遍体切肤的悲痛  
沉淀之后凝固成钟乳石  
填补蝙蝠纷飞的窟窿

我期盼雨水快快

哗啦 哗啦地到来

唱着歌 把我的掌纹涨成了

纵横交错的运河

## 2 钟乳石

亿万年的风雨和雷电

除了摧折乔木的枝桠

冲刷了表土的泥沙

这刺骨的鞭刑 始终无从改变

山峦傲然的意志 凛然的容颜

当我轻轻敲叩

石壁即刻传来呛呛的咳嗽

回声中隐约可以听到

恐龙灭绝前的嘶嚎

原始人敲击燧石取火后

仰天的长啸



#### 4 骨灰坛

谁说白骨坠落瓷坛里密封  
像陨石自焚后  
潜沉于无边的黑暗中  
生命 即由永恒的严寒冰冻

其实 那幽冥如冬夜的囚笼  
是宇宙不老的子宫  
千载以来不断地妊娠  
怀孕了无穷即灭即燃的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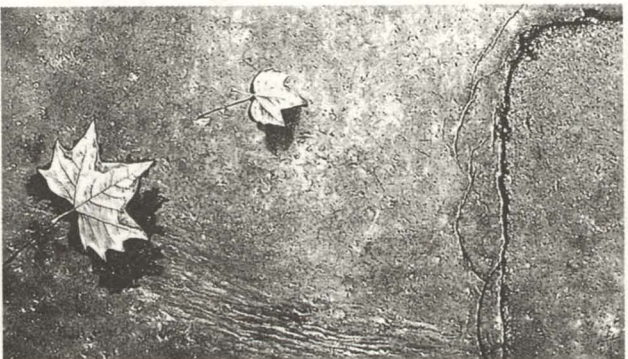
#### 5 滴水观音

即使将滔滔银河倾尽  
也淋不熄的火焰山 净瓶  
只以一滴泪的晶莹  
就扑灭了烈火的无明  
并从死灰中 将新绿摇醒

#### 6 盲乞

半个世纪的辛酸  
半个世纪的动荡  
翻掀为汹涌的波澜  
追逐于粗皱的额上

他的瞳眸中 夜雾弥漫  
灯塔里 电流永远中断



#### 7 年轮

多年来 许多梦 频频触礁后  
残骸遍布起伏的波涛上  
嗟然长叹的浪花  
在风涛里披散 无奈地飘扬

岁月拨弄的漪涟里  
奔窜着惧光的日蚁  
慌乱地啃啮着树墩的纹理  
深恐这圈圈涟漪  
倏地激荡为漩涡  
许多掩埋多年的隐秘  
随着回旋的涡卷浮漾而起



## 8 霾害

公元二〇五〇年之后一个炎夏

一位来自外太空的考古学家

深入探研之后 发表谈话

人类灭亡的主因

不是疾病与天灾

也不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后

扬起了漫天吞噬阳光的尘埃

而是人心深处的泥炭土

蔓延着失控的森林大火

引发了灵魂严重缺氧的烟霾

冲天飞洒的鲜血

连同沸腾的心志浩然渲泄

千年积压的冰雪

未令满腔热血冷却

## 10 悟

几时 只懂得从香喷喷的年糕

找寻春天的味道

年少 竟然误信能为春天引路的

只有喧闹的鞭炮

而今 深悟把春天从严冬里唤醒的

原来是轻柔的鸟啭

春风里 我只期盼溪声把我搓揉成

湖畔洒脱的垂柳忘忧的绿条

## 9 冰岛火山

大地坚挺起胸膛

撕开肋骨 袒露嫣红的心脏

面向太阳 扯裂动脉管

### 我 为什么写诗？

我写散文时，脑子绝对清醒；我写诗时，内心却往往飘浮于微醒的状态中。当我为回荡于灵魂深处的思慕、激情、梦幻插上想像的翅膀，在蓝天里翱翔，我的心灵就会因为梦的成形而感到无比愉悦和欢畅。

# 固体世代

◎杨嘉仁

音乐化为固体

的纸没有风所以不能飞舞

因而河流无浪

俯瞰(自时间轴的远处

如自一栋远处的别墅)

也是条状及分叉的固体

感觉上歧义满盈

所有事件置放在扁平草地

欠缺荆棘 陷落感及其他情节

(如液态水)

固体们在上面轮流完成自己

了再重复完成了

自己 如音乐如纸如河流

草地中央的老树开始呢喃

意识放任地模糊开去

如嘴形之模糊开去

转译冗长冗长的炎阳

所陈述的闷

## 遗留

被吞噬了的

一个黄昏就这样

留下浑圆的浮体

在时空的一方

其中一个黑色空壳

盛装着某天的某种遗味

## 暴晒

光天化日便意味着

众多眼神 如光倾注

在我们强行挤压扭曲

的诗行之上

暴晒是因为无可躲避

一如把牙膏

装回管子里

的轻度挫折感

滑滑且香味盈满的字体

全将惧怕

仅以气态显示

### 我为什么写诗?

很人云亦云也很个人的  
的一个字：爽！





# 大河退水

◎蔡羽

多怀念小时午夜的一场春雷

为一则古老的故事开花

满地落红点缀 隔日朝起轻风里

大河在街上就流动了

给等在门口的灯笼送去

帆影千百

越过两扇盛意拳拳的门

在厅堂坐成春景的一部分

手掌以长年累月的温度问安

眼神和眼神品茗茶叶间的甘情

童年在一旁窃喜

一袋神秘的盼望紧紧握住

太阳东山点起西峰吹熄

街上的大河潜潜

直到夜敲着三更而来

天空的独眼往最后一扇门上的墨迹青眯

河水退尽 大地的馀温才渐蒸散

梦土的花红依然无限风骚

陪最后一扇门上的墨迹成岁月的古玩

午夜的春雷成了远方的鼻音

养分流失在善忘的大气里 花也不开了

紧掩的门户偷藏微凉的鼾声

龟裂的大街破帆片片 舟子久不摇船

冷风吹唤寒枝 几只瞌睡的鸟没有新歌

门上报喜的一块老字垂垂

慢慢变成白旗

## 凤仙

你的名字在我唇边披香

岁月的风里送着幽幽的惦念

八岁那年的掌纹间一朵香魂里头走出来

脉搏的语言我专心谛听

听见生命线正式滥觞成河

流着你的温度灌溉两岸鸿蒙

水声过处 梦一芽一芽发成风景

你的名字淡淡一笔写在花园

仅是指甲大小的天地

一日风露一餐

一躯仙骨粗裳一布

破篱边你淡定守候东方

看每天的旭日把年华晒走

满园娥眉折腰唯你凛然相迎

生命把大地抓紧大地也一震

记忆一路裁剪

我唇边的香未曾裁去

空气逐日污浊

你的名字常常从远方来

每当昏昏欲睡

带我到起风处清唱

在迷蒙的战场边缘看清迷蒙

## 在城市里

◎郭煜

车水马龙 塞成一条苦涩的话题

生活是如此 无法预知

一再重覆 关于每个早晨

报章 所有光怪陆离的故事

已缺乏动人的吸引力

阅读不过是惯性的动作

而理想 是蛰伏心中许久的兽

依然 不愿休息

向上攀爬 每座大厦

顶端 是每个城市人的梦想

无法停止

### 我为什么写诗？

诗海浩瀚，隐含掏取不尽的珠贝。

那年初中，身上的懒虫大肆滋生，长篇大论往往叫我的双眼慵意连连，所以我选择短小精悍的诗，读着读着，就写上了，然后十年一晃而过，从来没有冠冕堂

皇的使命感。

这一路航程，我和诗之间，多了一份爱恋的情绪，也越来越懂得在其间遨游兴乐之道。诗创作的路途无疑寂寞，但若然全情乐在其中，则自会感觉一番热闹喜乐。

### 我为什么写诗？

在诗体字句符号间，每一回的触摸，都能让我有不一样的感受与理解。深深感动。

所以我读诗，也所以我写诗。



# 群居者

◎吕育陶

长长的生之队伍里  
我们 以及我们庄严  
不可冒犯的钢笔  
并不孤独

在世界还不曾定位我们之前  
我们先行帮派自己

结社 用五四的新月  
划割一道护城河

紧闭如蚌的城门拒绝  
语言的蛇蝎批评的毒箭

门外野生的电子鸡  
滑轮板 拼贴音乐

统统无法  
增加我们黑胶唱片的转速

群居的生活  
我们配戴耳机

聆听同伴蜂蜜味的颂诗  
播放玫瑰色的时代乐章  
无意阅读户外的新天气  
在夕阳 写实的拍子里  
相拥起舞

怀旧的雾涌来  
一切到达深蓝的极点

历史的河床沉淀  
许多割割耳朵剜空眼睛剪断舌头削除鼻子的  
头颅

我为什么写诗？

一如“快打旋风”里的春丽用“倒挂旋风腿”把越南军官干倒后的雀跃，杜汉在一个决定性的弯角以优美的弧线将对手远抛后头的喜悦，当字与字的组装撞击出新的震波，都会有类似的快感。而且，持久很多。



# Platinum

◎ 房斯倪

囚养数尾海豚 在都市的肚脐眼  
不时为一丛晶亮的水泡所笼罩  
藻草深处藏有史前龙族的遗骸  
转弯处一个男子一脚踢翻浴缸  
蓝色鸡尾酒倾泻

航海远游的计划一再搁浅

单边耳环坚持述说金属的预言：

Platinum

我的左耳点头我的右耳摇头  
单边耳环述说单边语言  
金继续用三分之一的毅力  
对抗水银的腐蚀

很难一一阐明

肩膀以沉默饲喂异兽  
在逆流的水潮中 并不说什么  
在旋转梯级处  
某间同性恋酒吧等待被发现  
单边耳转述银白色的寓言  
许多的空白与停顿 一些些埋怨

## 麻黄荆冕

没有什么是不被许诺的  
在这里

月亮一落下便被撵入布袋  
我们以舌头 去舐吮日光无私的施舍

假装 假装懂得忧郁  
假装舍得放弃

看你的白色长袍拖曳而来  
为你拂去袍子下摆的斑驳泥粒  
在你佝偻的注视下

摊开累累的苦难  
袒露腐烂满布菌子 与脓血的记忆  
一任怜悯洗涤沾血的疮疤

没有什么 是不被记取的  
在这里

太阳一落下便遭唾弃  
街道倒逆着秩序

把一天下来的全部色彩  
都一一还给眼睛

我 为什么写诗？

诗是我的生命企图  
轻盈的一种方式。



# 最佳包袱

◎周擎宇

刚喝光的浓汤

磨菇在桌上滚动

一棵紫杉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我看见我们彼此留下的伤痕

已成为它养料而进行

光合作用

风在宁静的池塘吹落一片

眼泪 割伤我头颅

我想

等待

是要决定成为

另一棵雨下不停的

树

## 细雨

像一艘纸船游入眼泪

的深处

咸咸的碱度

剥削

思念的外层

于是另一个早晨

梳洗台前的镜中

有了张

忧郁的脸

### 我 为什么写诗？

纯粹是走路的心情而已。

每每走在辞海的边缘散步，看见日出落在地平线似晒衣架上的湿衣服，就有人叫我在散步中学习舞步，嘿，像村上春树里跳舞的小矮人。

而我努力学着跳舞的内涵，几乎已无法自拔了，看来小矮人已进入了我的身体了。

### 想写信给你

从调色盘升空的彩虹

在蔚蓝的画布

晕开

我在高空闪亮着

开始有点想写信给你了

想写信给你 谈谈

经已退化成文字的爱情

怎样赶在互相阅读

倘有馀温的思念

彩虹继续在蔚蓝里

晕开

而我却睡去了

给你的信

镌刻

在彩虹的另一端

# 星星的心事

◎林武聰

黑色紧紧密封天空

星星 噢

还有数不清的星星

焦急的争着说话

要快快说快快说

向亿万光年之外

那双迷惑不解的眼睛说

说一个永远的秘密

再不说怕来不及了

所有的星星都无法预测

眨眼之间

亿万光年之外

是否还有 唉

至少还有

还有一颗星星

说着发光的话 说着

明 明 灭 灭 啊

在紧紧密封生命的黑色里

永远明明 灭灭 明明

永远的星事

我为什么写诗？

诗像一个女人；当我能够感觉她的存在之后，又想忘了她。她太难理解，令我迷惑，徒增苦恼。可是，当我自己面对自己，又想起她的迷人之好，忍不住用她的语言写信向她表白心迹。愈是向她表白，她愈是若即若离，愈是令我迷惑，愈增苦恼，却不甘心罢休。





# 飞机与森林

◎王润华

## 1 邓普勒以华语唤醒了森林

清晨

达哥大飞机像一双乌鸦

盘旋在彭亨 吉兰丹 霹雳山脉的上空

邓普勒将军

以纯正的华语

摇醒了烟雾中的森林

以诚恳的语气

劝告山中所有的影子

老虎

大象

野猪

走出阴暗的丛林深处

失踪很久的同志

又向深山中

每一棵受伤的树问候

## 2 猛虎舔吃投降同志的笑容

飞机

像一双白鸽

轻轻飞过主干山脉

把千千万万雪白的传单

投入茂密黑森林中

飘落在僻静的山谷 野径 岩洞

猛虎 野猪 毒蛇好奇的嗅闻着油墨的味道

用舌头舔吃着象形文字

投降后同志的笑容

3

有时喷射轰炸机

像一双凶猛的老鹰

疯狂粗暴的向树梢俯冲

寻找青绿的菜园

模糊的帐篷

怀疑的黑暗角落

投下大量的炸弹

便飞回新加坡的樟宜丛林里

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

金保山还冒着烟

露出鲜红的伤口

注：

从吉隆坡或新加坡

起飞的飞机(多数是 Dakota-  
ta Spitfire Auster 型飞  
机)。在 1949 年至 1954  
年间，经常轰炸霹雳、彭  
亨、吉兰丹州内的主干山  
脉，并通过广播与散发传  
单，号召马共投降。1953  
年初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  
员(High Commissioner)邓普  
勒将军(General Gerald  
Templer)虽不懂华文，苦  
学之后也会念读一段劝降  
的广播。我在霹雳州地摩  
埠读小学时，观看飞机轰  
炸、广播与散发传单，成  
为我们的娱乐。有时还爬  
上番石榴树上去寻找更清  
楚的视野。比较近的金保  
山，被炸后，树林烧毁，  
暴露出红土。有一次放学  
回家途中，飞机猛炸地摩  
市镇后的山区，一位女同  
学大哭起来，因为她家就  
在被炸的山脚下。

## 我为什么写诗？

学术是太阳，诗歌是月  
亮，轮流照在我生命的  
大地上。

我在《内外集》的序言  
已说过，我在大学严肃  
的大门内，我要埋首做  
理性与知性很重的学术  
研究，走出学院的大  
门，回到自我的感性世  
界，我在自己的艺术世  
界里写感性的诗。学术  
研究与写诗需要两种不

同的头脑，两种不同的  
方法与技巧。它们如水  
与火，不能相容。但是  
我偏偏对它们一样喜  
爱，我把自己的生命比  
作地球，学术研究是太  
阳，写诗是月亮，我需  
要它们日夜轮流照在我  
生命的大地上——这样  
我生命里的树木才能茂  
盛，开花又结果，众鸟  
才会在枝头上歌唱。





# 逛超级市场

◎宋飞龙

## 1 水果部

花果山

到处结满甜果子

我帮爸爸采了又采

爸爸说我是《西游记》里回到家乡的那只猴王

## 4 玩具部

大大的百宝箱

手伸进去抓一抓

准会抓出一枚太阳

一弯月亮

或是满天星光

## 2 糖果部

身穿七彩衣的小娃娃

向我甜甜的打招呼

## 5 童装部

童话里的羽衣

千件万件

穿上

试衣室走出一个小王子

逗逗他们粉脸

闻闻他们奶香

听他们甜滋滋说话

我在这里迷了路

却没有一件

比我穿着的更美丽合身

是妈妈亲手缝好的

爱和暖

## 3 雪糕部

拿起一盒雪糕

妈妈厉声说不准买！

我只好把心放回去

雪藏

我 为什么写诗？

心未死，所以写诗。



# 锤

◎ 田思

一双断了又系的拖鞋  
一把锯不掉贫穷的锯子

年轻时

家乡是一座青冢  
一炷待燃的香火  
一齋倚闾而盼的慈颜

中年时

家乡是几十株枯萎的椒树  
一檐局促的蜗居  
两张噉噉待哺的稚齿

这十年的坑坑洞洞

是怎样用手里的铁锤去锤平  
多少次午夜梦回  
思念像返工时驱不散的浓雾

异乡炎炎的日子

最怕攀在梁架上的眺望  
门前那棵干瘦的番石榴  
晾着的衣裙在风中摇曳

十年风寒雨湿啊

关切只像捡回的火柴盒 \*

要为小小蜗居添一点温暖

岂料半夜一声催魂铃

惊闻数百里外发高烧的孩啼

奔波于医院与蜗居之间的焦虑

是濒临阴阳界限的连串心跳

茫茫黑夜如一记沉重巨锤

当头砸下

附记：诗友梦羔子，十多年来流浪他乡，以木匠为业，锤锯是他的谋生工具。今年春节期间，我曾打电话向回乡过节的他问好，岂料获知他的两位稚龄女儿皆染上脑膜炎。对这位农村诗人来说，这个春节是黯淡与焦虑的。

注\* 梦羔子有收集火柴盒的嗜好。

## 我 为什么写诗？

在生命成长的地方 / 有一些感动 / 我体验那些感动  
在生命寂寥的地方 / 有一些聲音 / 我追踪那些聲音  
在生命转弯的地方 / 有一些风光 / 我领略那些风光  
在生命痛苦的地方 / 有一些关爱 / 我融入那些关爱  
在生命萧索的地方 / 有一些梦想 / 我编织那些梦想  
在生命压抑的地方 / 有一些不满 / 我宣泄那些不满



# 葬礼

◎林健文

总是有些时候想写些煽动情绪的文章  
而一场葬礼以后  
所有人都已平等

『死亡和生存不是相对而是并存的』\*

那年我沉默在夜店里喝下半瓶的『塔其拉』  
烟已戒去而你递来一个空火柴盒

(祝融氏是否无法用一公升的汽油燃烧整片原始森林?)

那么我们应该坚持犹豫不决

在你完美喝光一公升的酒

三片烤牛肉三文治

一条熏鲳鱼

一碗忌廉沙律

以后

再完美撞上一百四十哩时速的 S320

所有东西都变成毫无瑕疵

除了

留在夜店里的叛逆

次日我开始在日记本画上记号

草场上停有已蒸发但仍存的酒气

『昏迷和清醒不是相对而是并存的』

电脑里停留着昨夜你留下的密语：·

Happy Birthday

那年小红莓歇斯底里的呐喊着 尸变

已是一种潮流

我渴望某种感觉只是短暂的

我将攀上一座没有历史背景的瀑布

在太阳沉淀时

剩馀了交配后的快乐空气

而满月

支配着某种激昂

注\* 摘自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在鳗鱼繁殖的季节

一切变得虚幻

你在顺流的溪水两岸

恣意打造一座空中平台

摆置产下的五月孩童

## 在鳗鱼繁殖的季节

之后

在鳗鱼繁殖的季节

你穿上毛孔线衣

到处寻找一张失落的身份证明书

涨潮声浪随月色起伏

许多另类鱼种在搅拌均匀的河流中

堕陷于五光七色的纠缠

倾醉于迷人的湖光中

解开云的衣衫

撩拨风的拇指

你会随暖流

我开始忘记在鳗鱼繁殖的季节

在鳗鱼繁殖的季节

你观察着我逆流游过一片岩石

是的

## 我为什么写诗？

某个下午我在茨厂街走着。

左边小贩用沙哑的方言喊着；左边蓝眼黄发的异国人惊讶的看着舞蛇人让蛇儿挂在颈项上。

菜市场里一样的人卖着一样的菜，街道上一样的店铺有着一样的牌匾，汹涌的人潮让五脚基看似河岸，而人宛如游鱼。

那天下午我在梦游走过茨厂街。





# 恋人

◎翁弦尉

## 序：

这是灵魂彼此遗忘存在的蛮荒时代  
当干涸的嘴唇决然与你的红唇并合  
我们的肉体将宣告消散  
于是我们无可逆转掉进古希腊的时空  
一切的爱恋得以重新给予注解

你不会觊觎奥林匹斯山伊丽丝的金苹果  
我也不是科巴士阿波罗我没有一把七弦琴  
『但爱情不能存在于怀疑之中』

那些逝去的时光势必汹涌成一条急川紧紧追随我们

树林将为荆棘的真相急遽开展

隐匿的父亲河流藏在女猎人的眼眶翻腾

北风呼起的个冬天晚上他来了

我正耽溺于雕刻我的葛拉蒂亚铜象

我们必得在大雪覆盖森林之前承认

我们过于贫瘠的感情

不足以善待叩门到访的邱比特

确实我们稀薄得如此穷酸的爱情

将带领我们饥寒至死化为贫瘠的橡树

骤雨倾泻向西的那个清晨樵夫上山去了

森林无从确知年轻的女猎人是哪一棵老去的月桂树

樵夫挥斧砍倒两棵树

据说一棵是流血的橡树

一棵是长在橡树枝干早已枯槁的菩提树

## 我为什么写诗？

喵？

我喜欢写诗，一直以来就是一如一只猫，从来  
就不问自己为什么喜欢，喵……？

回到廿世纪的巴比伦城

我们还得共同依偎一座欲望的颓墙

有些告示牌的指示是可逆的譬如

『在地不老海峡静止的海面

效仿阿尔莎奥妮那只鸟孵蛋

罚款 RM 500

草草了事』

但不要让我知道

你会赶在千禧年降临之前忏悔默认

『亚热带长不出一棵深红的桑果树』

注解：

金萍果——

这粒金萍果刻着邪恶女神伊丽丝女神的一行字：『献给最美丽的人』。结果成功引起三位善忌女神的争夺。他们是希勒（宙斯的女子）、雅典娜（宙斯的女儿）和维纳斯。根据荷马的史诗《伊里亚德》，特洛伊城沦陷的原因要追究于上述的那场争执。

科巴士阿波罗——

宙斯的儿子，长得俊美。他是个精练的音乐师。当他用金色的七弦琴弹奏，整座奥林匹斯山将会充满欢乐。







他一般被称为『所有神中最希腊者』。

爱情不能存在于怀疑之中——

爱神邱比特离开妻子赛姬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女猎人——

大作家奥维德神话里的一位憎恨爱情和结婚的年轻女猎人丹弗妮。她的父亲是河神。科巴士阿波罗曾疯狂地在森林里追逐她。她是阿波罗初恋的对象。但最终丹弗妮宁愿化为一棵月桂树。

葛拉蒂亚铜象——

奥维德神话里有述及一位天才雕刻家匹马利安；他生平对女人的缺点深痛恶绝，决定不结婚，一生要献生于艺术。但最后却情不自禁爱上自己雕刻出来的女铜象葛拉蒂亚。

邱比特——

奥维德神话有提及爱神邱比特喜欢化成凡人，跑到人间，去敲响每一扇门，考验人民如何款待他这位远方客。有一次他被一对穷苦恩爱的夫妇热情招待，为了回报他们，邱比特答应让这对恩爱夫妇永生永世不分开。

因此当这对夫妇面临死亡，他们却各自变成菩提树与橡树，而这两棵树，就长在同一根树干上。

阿尔莎奥妮那只鸟——

奥维德神话中的一位非常忠于丈夫的女孩阿尔莎奥妮，因丈夫远航遇事故葬身鱼腹，她极度悲痛，天色一亮就来到海岸，呼喊丈夫的名字。最终她和她的丈夫化为一对鸟，比翼双飞，嬉逐翱翔于海上。每年当海面有七天风平浪静，她就会在静止的海浪上孵蛋。

地不老海峡——

柔南的『Selat Tebrau』译音。目前已严重受到污染。

深红的桑果树——

奥维德神话里有述及发生在巴比伦城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一对年轻男女的恋情受到双方父母强烈的反对。最后他们决定约在一棵桑果树下，然后一起私奔。可是因发生一些事故，他们双双在不同的时间内丧生于桑果树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桑果树上白色的桑果，因此直到今天，桑果还是红色的。



# 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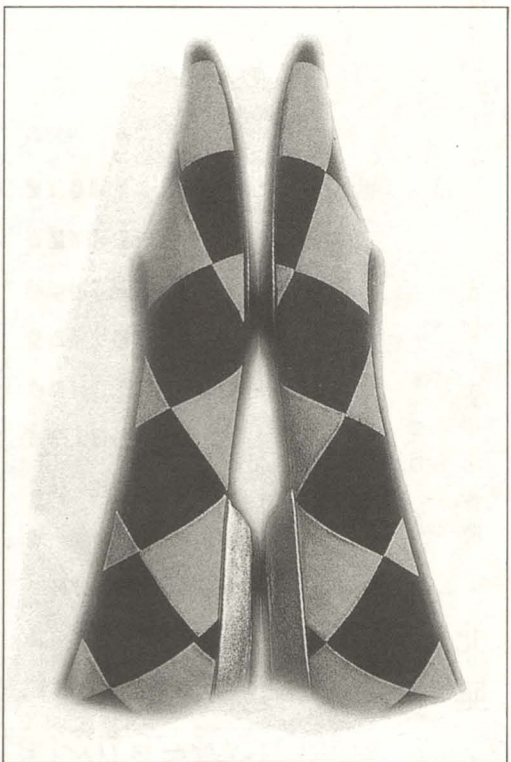
◎张玮栩

0 东 · 说到等待，那是浮在空气

中的一种不实在。抬头看见，却因为眼前有更重大的事件而一直无法搭理它。模糊中胡一托音乐节似乎在90年代的台北等我参加，然而我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音乐的违章建筑，于是总在最后一刻被其他字号的公车载走，始终没有加入那个狂欢的音乐节。

6 南 · 挂着皮包的椅子好像有人

轻轻坐过，打开的美禄罐子理应飘来一阵香味，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在规矩中我们发现有人早已闯了出去，带走了所有的创意与美丽，留给我们的是一支排着大军的星星，孤独到只会闪烁而不会说话。



7 7 北 · 我伏在谈种族歧视与

族群偏见的各类文献上，试图整理出这数个礼拜来与同学讨论的重点。我们在期限内阅读，整理并摘录文章的精华，规定自己思考或受到启发，只是在课堂呈上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以后，便也忘记自己懂得了什么。

2 3 6 东南 · 坐在电脑前开

始摇晃起来，周遭充满了重叠的影像，让我以为坚定的目标已然失去，一切是荒凉的重新开始。



3 东 · 打开期待的糖果罐子，在

里面找到发酵的种子，问了十个占卜师也无法解开它的意义。因为吃不到那颗巧克力糖，孩子在嬉笑中埋葬自己的欲望，以为事情是会过去的。

## 90°。转角

68 西南 · 没有电影的日子  
一个人坐在桌前转动思想的桨，在人家的歌声中看见人家的故事，哒哒的烤香从两千里外记忆停顿处传来，太阳降落在我们的爱情之间，掩去应有的光。

7 西北 · 如果生活是一场等待，那么我们都荒废了自己。

一直以为会转弯的人一定比较不疲倦，长长远远的路上因为转过无数街口而看了不少东西，也许是来不及光临的娃娃屋，也许是在一个人在生命转弯处，安静等待那位早已慢下来的朋友。然而总是在那个90°的转角口，会那么不期然地慢下来，仿佛再不远便有影响深刻的事件发生了。只是我们都知道，再重大的事件也会像举起的脚一样必然会放下，留下的可能只是所谓历史或者记忆。就这样一直往下走，带着一双别人转头时买下的鞋子，持续经营第千百个街口的风景。

## 我为什么写诗？

我是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在文字中试图建构一列乌托邦，只要低矮的一两排房子可以点灯就好。似乎越长大便越失去了骄傲的可能，从前对诗立下的抱负都去看电影与课业分薄了。我为什么还在写诗？那是因为我还找不到与寂寞对垒的战略，只好持续沉沦。

## 白蛾——给亡父

◎陈柔

我终于来到你面前扶正一束黄菊了 爸爸  
 你当知道那年手摸我的少年之后  
 你的双掌就蜕化成我发间的蛾  
 和着你的苍发我的岁月在头盖骨上  
 历历浮印着当年你病弱的手痕

我们的泪光是同时溅起眉睫的  
 就如所有不能还原的往事  
 在我一路走来一路抽痛的心境里  
 瘦削的瞳孔已看不见你熟悉的身影

我们的梦越来越少了 爸爸  
 带着久逢的喜悦我看待每一回短暂的梦遇  
 而当你化回蛾我又惊醒时  
 总记得你曾说孩子我们将重逢在来生来世

我要打伞回去了 爸爸  
 外边的雨是我蓄意带来的  
 让我们都不能忘记  
 多少年后相遇的雨声与风姿

## 我为什么写诗？

选择诗歌作为记录人生过程的一种文体，是从高中时期开始的。  
 因为当初开始接触到诗歌创作时，才发觉到原来诗歌拥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容量、能让我将所有的感情尽数表现在数行句子之中，而它所持有的意境美，相信是我选择走这一条创作路线的主要原因。





# 禁区

◎李宗舜

1

不敢遗忘 肤色  
被遗忘的车厢  
载到黑洞  
背对阳光的牢房

2

报纸头条发黄弃置  
巷口 油烟和污水  
文章来自森林的血迹  
翻过死鱼的眼珠  
突出跌停板的交易  
股灾从不透明的  
小窗流泄 子弹  
穿梭在不明的午夜  
空气尚不能流通的一句话  
面包屑夹杂着卡车  
排气管烟圈 黑黑的  
霉酸的早餐野狗的天堂 镜头是  
阻塞着暴动狂奔的人海

3

候疹室等待急救的爬虫  
跨过服务台的病历记录  
为下世纪的死囚化妆美容  
再越过长堤外停尸房的尽处  
接送翻飞的报生纸  
阎王殿与奈何桥  
救伤车隐藏  
白色的护航战舰  
边境和国界 永远是  
衣冠不整的期待  
某个无国籍的生还者

## 午约

——初见沙禽，亦惊亦喜

惊的是手握的掌心  
江河的血脉  
二十年音容 不曾在  
流光的斑痕中隐退  
喜的是好诗章  
如故的淡静  
在分道的岁月 依然  
喜鹊般飞上檐角

在对话的诗篇

精简脱俗的盟约

一如重提风云的彩笔

描摹同台请柬的喜宴

## 末题

◎杨康

树叶飘荡

不如眉羽翻飞的

轻盈

最美是以月光调配

那张奔放的明净

守候的歌

想从叶缝间逃亡

去闪闪星辉排阵的梦

尽情狂唱

唱醒整夜无声的花

如果晚风不来伴奏

就用我眼里抖落的音符

在萤火的热情里燃烧

这样 你就能从声中

听见我的忧郁

用笔直的孤独

来编谱这叶哀愁

最后你梦醒发现

路其实很长

要哼唱的旋律永远没有终止

如果你还活着

### 我为什么写诗？

我写诗，因为我真正找到了一条  
投向光明和黑暗的道路。  
真正面对自我时，或哭诉、或倾  
吐、或高歌、或激昂、或悲欢；  
这些情绪提供素材，任由发挥，

何其快乐，何其美满。  
所以我注定写诗，半辈子，也许  
陪伴我活到老。  
写诗很好玩吗？有时很好玩，又  
疯又癡。

有时又不好玩，气死人。也许停  
笔几年是休息，也是反观内省，  
重新来过，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这样解剖，难道你会满意？

### 我为什么写诗？

在诗的世界里，我不过是一只微不足道的流萤。虽然比起月光，我是如斯的微弱，但我在黑夜却显得浪漫复抒情。也许我没有烟花的耀芒，也许我没有星火的迷人，正因为如此，我的世界只是一叶抒情而浪漫的诗。



# 怎么说

◎ 梦扬

而我瞳孔里散漫的你的影子  
渐渐如综合指数的数据  
愈落愈不见踪迹

夜太黑 梦太飘渺

夕阳微醇微醉 风轻轻呵过耳回

隔宿的爱和隔邻的情

不知梦里那摇摆着纤腰 像岁月

都叫人无以捉摸

像回忆般叫人眷恋的

无从适应

是不是田园里含着露珠羞绯着脸

给我暖意的

亲亲。在星光烁烁皎皎月影里

茵草

我该怎么说

怎么听岁月给我的劝告

亲亲。怎么说怎么谈

知

这场经济危机恰似我多年困囚心室

足

不想说却不得不说不说

常

情感的无能无力

乐 情何以堪

日子的无法无常

.....

摊开披尘的风衣 远远

我听到匿藏在线缝孔中闷室变调

的呼呐声 而夜幔轻垂

## 我 为什么写诗？

文学予我的感觉，就是一股冲击着心灵发出的回响。

选择写诗，不外是想在庸庸碌碌的尘世中掌握住曾经在刹那间叫自己感动的事与物。当然，写诗是很个人的，体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捕捉到自己最真的感情轨迹，同时，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

所以写诗，因为诗必须真。



# 冷奴

◎小曼

日本料理店里有道冰镇的水豆腐，雪白清凉，入口即融。这道小菜简单朴素，竟有个很唐朝的名字，叫作『冷奴』。

说这个名字很唐朝，是因为豆腐乃由唐朝佛僧东渡带去日本。简单的白豆腐历数朝兴亡而本色不改，多像唐代女子情深且身怀绝技。

今夜举筷轻轻扶托，白豆腐才认出，我就是……

瑞雪初歇

仇家来袭便无一片落叶的警惕

火舌以血的颜色刺穿冬眠的长廊

我不及挽髻

剑光已咬住西北角楼

只听你说：

快逃

记住 天涯太近

必须渡海

于是 雪地上一条隐约无声的虚线  
一袭白衣

便随长安的一声佛号  
往东逸去

一个踉跄便过了千年  
握剑 拔身而去的你  
若只是一道幻影  
何以回首时

流星般掷来的月光杯  
犹贴身珍藏着

红泥小火炉的酒温

一直都以雪的颜色

抗拒岁月渐黄的流光

原来 朝代的兴亡

不过是一页史书的轻薄

我从唐诗出关

遍寻宋词元曲的江湖

拍醒明清小说的府第





却找不着

你承诺的

元宵节

刻在桥边的那朵剑花

难道 难道

月下舞剑的山庄

只是黑龙江畔

今春刚刚消融的冰雕？

至到今夜

满城的樱花

缠绵着京都赤裸初醉的月光

才从你执筷举杯的手势

一惊

认出那朵岁月的剑花

尽都刻在

你惊疑不定

蹙眉沉思的眼波旁

公子！公子！

碗里这冰清玉雪

娇柔不堪玉箸的冷奴

的确

是我！

是我！

## 酒盗

另有道佐酒的冷菜，是盐醋腌泡

小八爪鱼，名叫『酒盗』。

酒盗配烧酒，听说也是源自中国

古风。

我常想，这小食的名称如此江湖，岂能没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

事——！

长长的中国

刑罚的长鞭

东起山海关

往西狂走长城

一抔

便接上了神话

冻了千年

你在醋腌里拒绝说话

也拒绝脱下

八臂神通的海盗本色

虽然 那一口乌气

真是吞了

酒快温热了

你明白

窃酒的无期徒刑

也终于来到

竹篴横挾

葬身肠胃的时刻

我大口干杯

对座的女子浅酌微醺

而你 在下肚之际

不甘地说：

「听着

这秘密憋了千年

我这强盗

落网非因酒事

只因不忍

凭栏独憔悴

深宫里的那个人」

## 泥香

◎晨露

一样荷锄

一样栽种

一样成家

一样养儿

一样的泥香

跋涉山水

篱寄异国

果林里

一群族人

一排木屋

歪脱的窗框外

衣

裤

飞扬

挣脱饥饿

囚住自由

非法的身份，背袱

逐赶的恐惧

果林外是禁区

三五孩童追逐一对彩蝶

草丛里

一茎牵牛花

开得璀璨

### 我为什么写诗？

写诗，就像谈恋爱一样，很自然，不可捉摸，可以很美，很快乐，也可以很痛苦。我和诗的恋爱，来得迟，却可以终老。

### 我为什么写诗？

我是一间小斗室，写诗，是我开窗的姿势。在一条河流上放牧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是一条小舟，载着我去寻觅一座桃花源。





# 最佳报复

◎陈强华

如果你在失恋的草原醒来

世界也没有停止成长

印度煎饼 咳嗽 金融风景

酒红色的唇印或琥珀

早晨醒不来的茶壶

过多的螺旋般不断扩张却沉默的

还有浓重而发霉的，不容轻视的

寂静，瞧瞧我这许多口袋

乳牙 鲜花 过期的罐头

蹲伏的期待 紫色的虚线

在降灵节的夜晚举行摸彩游戏

蜗牛伸出感情的触角

耸起了周身的残累

天使的时钟停摆了

当眼睫毛说着：『亲爱的，再见吧！』

在惊愕中变成一块顽石

潜伏的巨兽 亲爱的

今晚将身披一件白衣

记得早晨醒来 扔掉它

没写完的诗把它寄出去

有人在浴缸里大叫：『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花 柠檬 涨潮

玛瑙 青瓜 诗集与银行存摺

一张〇〇充满肉桂和虚荣的味道

倾向艺术的狗吠起来

不如热爱暴力与漫画的金鱼

你读不懂这首坚绝的诗

话该

我为什么写诗？

以前我把诗当成我唯一的信仰。这些年来对诗的热诚与挚爱，与日俱增。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能解决的事，我都用“诗”来解决，我相信情深似海这回事，对文学、对爱情、……真是执迷不悔。

# 刺鸟

——忆薛岳

◎刘育龙

大大小小无数个问号 感叹号  
在心中舞起了旋风  
把我卷进绝望的深渊

背后

『如果还有明天，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他的朋友或立或坐  
最后这一程陪他走

如果没有明天，

舞台后

该怎么说再见？』

已经没有泪水的母亲

最后这一程陪他走

手中的香烟

场外

在黑暗中划出了

救护人员严阵以待

一弧红色流星

最后这一程

袍缓缓站起

不想陪他走

右手收去隆隆掌声

不想 用闪烁的红光

左手配合灯光

一路上吃力地辨认

把一束生命的火花

袍签发的地狱通行证

从他的双眸

是真 是伪？

摄进袍的披风里

『生命的河水会流到哪里？

面对着观众 他

时间的轨迹会停在哪一刻？』

面对着袍

当我晓得

微笑 鞠躬

任何人的任何方法

前奏音乐响起……

都不能助我赢得这一回

与死亡的拔河时

检验报告是一劈焦雷

答案 我已紧握在掌心

为什么偏偏击中我？

生 死 喜 悲

裂成两半的自己相互对视

我要用我的音符 我的歌

彼此的陌生与惶恐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半



诠释我无怨无尤的一生

『燃烧，灼热的生命慢慢地烧，  
让我睁大眼睛，把一切都看清，  
把烟雾全部拨开，  
无悔无恨地走下去。』

唱起第一首歌  
他也不能肯定  
腐坏的肝会不会痛得  
灵魂痉挛  
震开他生命的唱针  
使这首歌  
变成半途嗜哑的绝唱

当我一步一步  
踏向最黑暗的阴冷角落  
生命的火焰越燃越灿烂  
温暖我疲困的身心  
完成每天六个小时的练唱

最后三首歌  
他一边唱  
一边捂着肚子  
强忍着痛楚  
不时对观众 对祂  
开一个玩笑  
演唱会前夕

## 我 为什么写诗？

这些年来，诗，断断续续地写，创作的种种好坏滋味都尝过，真要说个中心情、写诗的原因，不是区区百字能道尽的。真要只说一个，也行：比起其他文学形式，诗更有可能把内心的声音传达得更深刻、准确。诗，是最能容纳密度与空间共存的奇异文类。

我独坐在舞台上  
台下数千个座位  
都挤满了孤寂  
祈望我双手的紊乱掌纹  
不会在明天落幕前  
交织出一个黑洞  
吞没我已经所剩无几的  
生命的光芒

释放数千掌声  
祂的手 停顿半空中  
犹疑着 要不要在此刻  
收回他闪亮的最后一抹眼神  
放进祂永恒黑暗的披风里

歌。

附记：薛岳，台湾流行歌手，因罹患肝癌而逝世。他临终前曾举办了演唱

会。引号中的句子，摘自他唱过的



# 秘密

◎邱琲钧

酝酿在舌根底下

温暖 潮湿

阴暗的夏

和渐渐被遗忘的文字

腐朽成一具

不太甘心

如泥的尸

## 失眠

轻唤星星陪我入眠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六千亿零三百五十一年的时候

星星已悄然睡去

睡在昏橙色的被单里

## 周末

我开始松散

像你松绑了鞋带

破旧的白鞋

轻狂地呼吸

成一串爵士乐音符

我为什么写诗？

我喜欢将一些潜在我意识深处，连我自身都不发觉的琐碎想法和感觉，用浅白的文字游戏成诗。而这被我谓成的“游戏”终成我向来追求的平静乏味的生活中，一朵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隐隐散香的小百合，于是坚持下来。



# 少年女媧

◎白垚

以歌剧《寡妇山》序诗，记现代诗四十年

传说，天地间美丽的传说

少年的伏羲和女媧，在海上

离乡的忧伤，漂泊的彷徨

路漫漫兮岁月悠悠

在混沌中沸腾凝练

生于毫末、起自微尘

终必有自己的姿态

天未天之天、道未道之道

以新的颜色，新的声音

宋代的江南，一切眷恋

已无关身世、只是前因

古往今来的相怜相惜

岂在乎珠还璧合？或玉裂钗分？

惟相知可以同心

弦歌长在，如星之在空

山石之在野，人之在心

美丽的传说在浩荡的天地间

## 巴厘海印象

◎张永修

远远望见 探头跃身数丈

以纯白和爆响

一万匹浪花奏着歌糜浪①

一路曲折奔波

瘫在向北的港湾

你忆起海豚黎明之舞

静，而心头微波

三面环岛，环着海神落脚之岛

岩痕般的项链是那年的热吻

如今独处于东

以三千勺碧绿琼浆提炼一滴金黄

落日阑珊

巴厘海② 摇晃星辰灯火

以冰凉的眼波煽动你的热情

藏身于绿瓶，有只千年精灵

等你开瓶

注：

① 歌糜浪，gemilang，巴厘乐器。

② 巴厘海，处巴厘岛东，此诗的巴厘海，取自当地酒名 Bali Hai。



我为什么写诗？

在诗的草原游走久了，  
总想到诗的山路上攀爬。





# 青山绿水

◎叶啸

青山和绿水

多少年来

一直相依为命

绿水依附在青山的心脉

延绵地交缠下去

总以为

天荒地老

此情不渝

是谁搞的破坏

唆使青山绿水

放弃了当初坚守的盟约

让曾经贞洁的碧波和绿光

变质

发黄

性格爽朗的空气

为了此事

从此

闷

闷

不乐

我为什么写诗？

我写诗，因为诗可以抒发内心的喜怒，而且是内敛的，诗自然是最佳的保护外层。

我近来尝试以成语入诗，因为成语予人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而透过“诗”将成语重新诠释，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因为诗有最易接受颠覆的随和性，甚至可以让我用来“说理”。

## 茅草

◎张光达

那夜茅草开始沿屋前茁长  
 我的行动被迫延迟 身陷其中  
 拨开重重的呐哨践踏声  
 走在等同等身高的情绪沸腾中  
 思考受困监禁的那些人那些事  
 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那些事  
 暴力流血只管在远方蔓延  
 云雾和茅草只管在这里自在拥抱  
 一切白茫茫舒缓的接触  
 尖锐都是美好的

（某个清晨打开屋门时发现  
 一场闹剧正在排演助兴  
 一些面目模糊的男女角色  
 还有无故受连累的茅草  
 遭受连根拔除的命运）



## 我为什么写诗？

写诗的出发点是有话要说，心中所想眼前所见神经所感都可以藉语言文字记录下来，但是诗的记录方式不是题材填充的操作。写诗是对语言（问题）进行思考，思考的成果并不在于提供答案，而是是否能让读者参与思考更多的“问题”，由此作者、读者、作品不断对话——与生命本体的问题对话。



# 风筝

◎柴可夫

我想像我的风筝有天生  
的翅膀 可以和蓝天  
合作无间的进行飞行表演  
并结交几个鸟族的知己

『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说  
『帮我们寻找上帝  
的爱。』

风筝飞得远远的  
我们的心变得小小的  
在空中找个歇脚处成为  
星星 有两颗心的族人  
在上面安居乐业 种  
巧克力维生 偶尔吃些  
蔬菜

线生长在手掌中 我们轻轻  
握着整个星球的重量 让他  
自由的旋转

风大的时候 我们还  
嗅到巧克力的味道

# 落寞速写

◎黄铨贵

## No. 1

下午  
走廊外脚步声急急响过  
远处几声犬吠滑过屋沿  
风过  
树叶被吵醒有些烦躁  
桌上日历无力掀起复沉寂  
所有潮浪尽退  
壁上一些剥落的陈年旧事  
风声回响在远方

## No. 2

雨忽然倾盆  
掠过窗前的你  
想风也不曾回首  
这城市的凄迷  
隔重雨你成了一篇朦胧诗  
想必 路经窗前的我  
也只是错觉



# 山楼夕照

◎铁冬青

让桌子和椅子白白地站立着  
本意是要他们全身全心地去

聆听近树与远树的对话  
感受他们各自与夕阳的

每日不同的离情别绪

我歉然地静坐在门坎上  
侧看着这段黑白默片的剧情  
是如何地完美收科

## 夜读

未曾秉独

却是真真实的夜读  
同时也无红袖来添香来沏茶  
寂寞的人坐着看书不是看花  
不是满眼花月

而是一天浊烟黯霞  
那种寂寞也不同郑愁予的简单  
况且坐姿不矜持而甚是懒散  
左一本《死生无惧》

右一本张爱玲小集第三  
偶而从屋檐望出去

是的主干山脉岂止粗枝大叶  
也看不出临来的黎明会是什么颜色  
不如再读一段索甲仁波切引说佛经  
有生必有死有起必有落有聚必有散  
原来一切皆是相对  
而不是绝对的呀

## 理发

理发师三美也算是岁月的朋友了  
他黑赤而温暖的大手掌  
感慨地按将在我的肩上  
在长镜里默默相视良久  
暗暗比较各自的容颜  
不自觉地叹息了一声  
我不由郑重的观察镜中的本人  
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吗  
我失控地发声大吼  
好无情呀  
迅速阖紧眼睑  
不然泪水会立刻应机冲出



# 我什么都是 都不是

◎王德龙

我是一盏灯挂在寒风舞鞭的窗前

你是蝙蝠像藏在密林枯叶下的草莓

我是一弯细软的海滩眺望宙斯愤怒的远天

你正爬向滔天巨浪身上还带着初生的贝白

让我是巨口吞没货轮而不留血的暗流

你却是一颗自地底升上海面的千年顽强汽泡

就化作粗犷而满腮皆长满浓须的云层

一声声轰隆隆鸟面人身把凶光一一抛下

当我们无法理解苔衣何以依恋寒岩

更无法捕捉彗星飞向边界更向何方

上帝和太阳一起爆炸而时空如何运转

我便什么都不是

# 最后一夜

◎许通元

手僵眼睁不开时

壁虎躲于正盛放牡丹的窗帘

假寝

虫豸闹哑喉咙的

最后一颗声音

被没叶即将枯死的

仙人掌

吸入煽动的肺叶

# 陌生

我开始陌生你的躯体

就似手触摸不着

我居住 但

隐藏的城市

# 睡梦天堂

◎刘富良

冬之街上天乐叮叮地响起  
 伴随着飞雪星子们纷纷地滑下凡来  
 于是静夜里  
 每一家每一户的玻璃窗上  
 不知何时  
 都悄悄地挂上了  
 睡梦的翅膀

## 与夜对话

一扇窗 就足以容纳整个夜  
 寂寞 总是与梦相拥而醒

灯光其实也早已沉沉睡去  
 魂游不过是对失眠的另一种妥协  
 独自 我以窗口垂钓星空

## 我为什么写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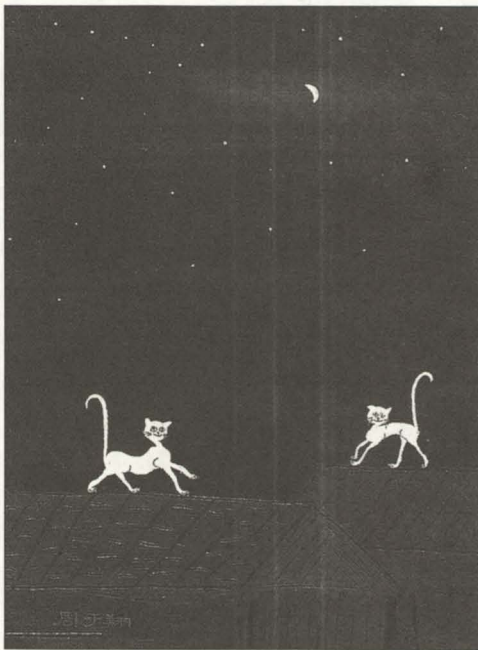
诗是通往梦源的阶梯，  
 梦是心灵的宝藏，那里  
 有丰富奥秘的生命之  
 水。写诗，就是为了探  
 索心灵。

满室的雨声洒落一地  
 星光  
 熠熠

即使猫鸣 猫不停底鸣  
 夜 不曾死去

## 沉船曲

发现快乐原来不曾走出沉船的影子  
 当心情把一切全都虚无化后  
 剩余的只有记忆的漩涡  
 将弥留的快乐卷入  
 万劫不复的  
 海洋墓地



约会（周于翔 / 画）





# 农夫

◎李寿章

头戴笠帽 尽往土里锄  
汗流夹背的农夫  
始能听到肥壮蔬菜的叫声  
看到熊腰虎背的农夫  
在热带微雨后的阳光下  
喊出绿色的希望  
喊出金黄跳跃的语言  
热风带着泥土的香味  
飘浮着农物的芳香  
把农户祖先的阡陌  
编成并然的绿意束腰  
撑起婀娜 多姿  
剔透的农庄与果岭  
只有农夫闯过原野的清晨  
最最美丽的野胡姬芳香扑鼻  
母亲曾用稻草编织的草帽  
编进了农庄的各种影子  
农夫完美伟大的形象  
不断地在影子上面晃动着

丰饶的农场是座医院  
晴天是好心肠的医生  
阳光是治百病的良药  
大地生满了浓浓的绿发  
醉人的晨风向农民问声早安  
汗滴染泥土 丰收皆辛苦  
采撷农庄的希望之花  
是农夫播种千万加仑的血汗  
犹记童年那段有风的日子  
我在农场的热风拨弄下  
如一架珍贵的钢琴  
在已被收获过的农场里  
轻轻地为农民歌唱  
时间在无以依托的灵魂中  
时间是 圣者  
是饭桌上的田畴  
在时间荒凉的期待里  
有我沉入土地的亲娘  
在我童年落叶飘零的挽歌里  
她已成为农场的种子

# 水壶

◎许志明

我家的水壶不装水  
它装爸爸的怒气  
一装即破

可怜的水壶啊  
死之前  
还为我们 流了  
一地的眼泪

妈妈是最好的医生  
悲伤地捡起玻璃碎片  
拿着破布  
想努力抹干地上的泪渍  
越抹  
越湿了  
水壶再也不会知道  
原来 哭泣的  
不只它而已

## 顽童 1

我意图在你最曲线的枝干筑巢  
然后诅咒其他  
爬树的顽童  
让他们误吞自己的舌头  
发高烧 肚泻  
服  
最苦的药

## 顽童 2

你躲在最深处  
任意涂鸦梦的墙  
壁狠狠地我把你揪  
出来用质疑的惊讶  
看你小小的手紧紧  
捧着童年的灰烬紧  
紧握着画笔抗拒着  
我突然想起你似  
乎是我遗失的小小  
脸孔拼图小小的不  
能重覆的过去





# 给思念穿鞋

◎海辛

在纸丛里种满

日日夜夜

不读诗书 只盼你的容颜

用吻封口

临行前万千嘱咐

别踩上渍水

小心雨天

思念穿鞋

带上邮票旅行

吟哦一千八百次日出

环绕四万五千多回

漉漉的牵挂

当他抵步

请细细拆读

呵不是字笺

一双发泡的脚

浮印心弦

## 因为你是榕树

你用木化的心木化的肝肠

冷冷坐视

在农药和白蚁堆里禅定

等沧海

化作桑田

你在人间在偏斜的茶味里

阅读我

和我破碎的诗

以树心偏南的年轮

淳淳讲授

下个十年

埋在沙里的根

慢慢盘延

要我同

化

## 距离

当你上路

我便长成挂满秋风的树

守候地平线

等着容颜干枯



你的回乡已成一则童话  
在未来完成

每个情节都动听  
而我不能参与

我们都是冰川

有不溶化的执着和寂寞

只露浅浅的一角

折射阳光

而把晶莹的体质埋葬

关于最明显的位买

你在北极

我在最远的天南

我们的接近

在发黄的旧信里

一翻 就是地球的半径

## 致亲密爱人

◎ 邓汉明

把爱情打造成夜空

亲爱的

你是否愿意

化为 那颗最明亮的星

在我孤独的时刻

于我迷失自己的空间

用你那遥远的光

擦亮我疲惫的眼





# 独居闲情

◎巫群香

## 1 独居

把一切流言抖落户外  
开着花洒听流水歌唱  
等待或不等待响或不响的电话  
再把向日葵的种子植入书页中  
明早梦醒  
笑迎一窗灿烂

## 2 寂寞

进来后 忘了把门带上  
伊就溜了进来  
伊不理我我亦懒得招呼  
各自泡茶开电视看书听音乐  
再一同酝酿  
夜间情趣

# 理想温度

◎李颂义

一个物理学家告诉我说  
几凡在摄氏零下273度  
一切的原子都会完全静止不动  
全部守回自己的岗位  
谁都不会把谁排挤  
我失望的告诉那个物理学家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所有实验室里的工作狂  
都始终无法实验出  
这个理论中才拥有的温度

# 午夜风起

◎傅承得

午夜风起

茨厂街凌乱的纸屑

在一栋栋空洞的楼房前

骚动着 哀歌着

一条街

在失语和失忆中 反常的

让影子和声音

热闹着 走调着

像补天的五色石

高高在上的吉隆坡塔

灯火斑烂的

擎起整个天空

# 海边落日

◎林惠洲

退潮涌吐嚼馀的慌乱船骨

鱼群潜遁 眩目光芒披水掩护

鸥鸟衔着苍凉散满船桅归来

十人雄立船头隐入狭隘水道

垂钓者 吹着香烟为饵为踏步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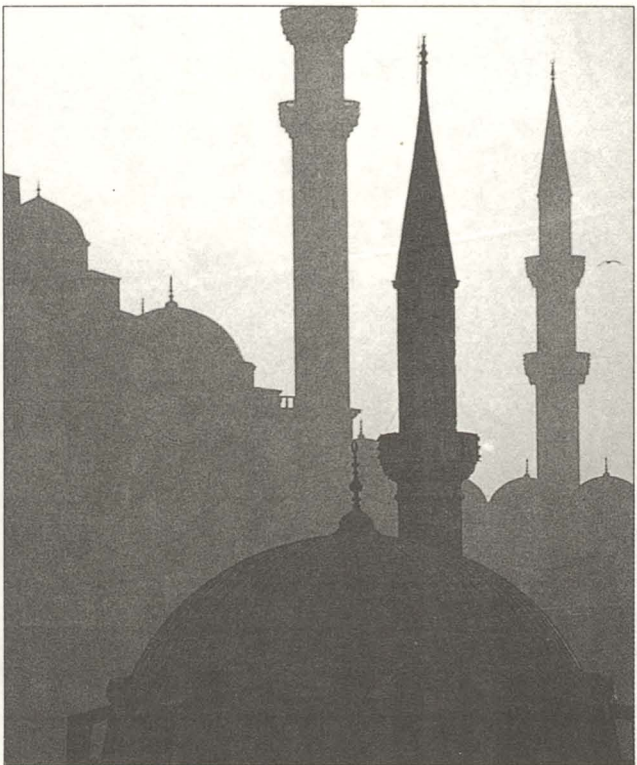
风是晦涩是不安的粗描一日浮尘

涨退如海如航道躲躲突然闪出

一群(甚至更多)兽迹凌乱堆积

布下谜样习题百思难解

而暮已经深沉了







## 凯里尔·安华诗选 2 首

翻译◎晴川

### 1 生命

深深的海洋

时时冲击

试探我们的长堤

时时冲击

直到粉碎飞灭

上苍赐予

微不足道

守护徒劳 培植徒劳

我带着创伤和毒液奔跑

奔跑

一直到痛苦消失了

而我会更加不理

我要再活上一千年

注：此诗还有另外一个题目：《精神》  
(Semangat)

关于凯里尔·安华：

凯里尔·安华 (Chaili Anwar) 是  
「印尼四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先驱  
(Pelopor Angkatan '45)」的诗人，1922  
年生于印尼苏岛棉兰的一个贵族家  
庭；因为无法忍受「刻板」的学校生  
活，初中第二年便辍学了。1949年日  
军登陆爪哇，凯里尔与一些青年参与  
抗日活动；这一年，也是他短暂的创  
作黄金时代的开端。1949年，27岁的  
凯里尔在贫病交加中撒手归天，留下  
诗歌85首，散文10篇

### 2 我

假如到了我的时候

我不要谁来为我啼哭

连你也不要

不必啼啼又哭哭

我是一只任性的野兽

被我的群体所遗弃

虽然

子弹打穿我的皮肉

我还是耍横冲直闯

484 蕉风

# 寻找诗人有奖游戏

## 参赛表格

(游戏规则详见页3)

编号	题目	诗人
1	换季	_____
2	生日	_____
3	我们曾在那里	_____
4	步上红毯	_____
5	飞船	_____
6	我的亚答屋小学	_____
7	1997 年生活曲线图	_____
8	梵录	_____
9	梦幻花园	_____
10	如厕者	_____
11	双螺旋之舞	_____
12	吃饱饭人民的宣言	_____
13	巨港空难“纪实”	_____
14	流星	_____
15	致选举委员会	_____
16	彼岸	_____

提示：（诗人名字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强华·房斯倪·何乃健·林健文·刘育龙·吕育陶·李宗舜·邱琲钧·

宋飞龙·王润华·翁弦尉·小曼·杨嘉仁·张光达·张玮栩·张永修







诗人 编号 1

## 换季

如果再那样下去  
我早在昨夜就摆好的站姿  
和你煮坏的早餐  
在他口吃念着咒语的炎热下午  
被一阵骤雨  
滂沱打伤  
明天将卷缩如席  
像有点饥饿的胃  
偏低的血压  
擦肩而过  
我突然有点难过  
为你易煮的早餐和他  
易解的咒语  
所有应该想到的 都想过了  
我继续我混混沌沌的  
莫名难过  
把秋天  
当着是另一个理所当然  
像睡前应当刷牙的藉口

诗人 编号 2

## 生日

在那充满祝福的舞会中  
却有通往结束的捷径  
对神秘事件浓厚的乡愁  
思考一颗苹果的存在意义  
看它静默地摆放桌上  
唯有从树上掉下  
才能到达天空  
无论如何  
穿越重重的烛光与视线  
将回到所有最熟悉  
在遥远记忆里头的事物

诗人 编号 3

## 我们曾在那里

我们曾在那里  
卧躺在生命的斜坡上  
快乐正逐渐把彼此倾斜成一座天秤  
亲爱的 F

“当生命的基本预设与快乐敌对……”

蚊子在幽暗里贴地飞行  
有人坐在幽冷的湖床上  
无意目击欲望的涟漪一圈又一圈

草草的盛开  
那些去年我们急于回望的草坡  
在那张被日子阡陌成旧黄的地图里  
遑遑麇杂长满了情绪的野草

肥胖的女园丁推着刈草机骑着一根扫把  
摇摇摆摆涉足进我的梦境微笑走来

整座公园的树叶都在肆意的掉落  
亲爱的 F

我想要和你一起老去  
80 岁的时候坐在秋千上相互唠叨  
那年坠下的芒果  
从来没有掉到我们的头上

诗人 编号 4

## 步上红毯

瞄准  
枝头垂挂整树幸福的  
那枚果实  
咔嚓！  
摄影师拍下

诗人 编号 5

## 飞船

船飞到天上度假  
彩虹织成帆  
白云滚滚是涨潮的浪  
乘客是欢乐的阳光

船，飞离苦涩的海面  
追着风影，低看奔波浪涛

美金十五元买一只  
最不设防的坦荡招风  
从最后的伊甸园回返  
曾经，那不曾好好度过的年岁

诗人 编号 6

## 我的亚答屋小学

### 1. 影子

清晨走进亚答屋课室  
我坐在椅子上  
一棵榴槿树的影子  
已占据我左边邻居的坐位  
它认识每一位因贫穷而退学的孩童  
屋顶漏下的眼光  
则坐在讲台的桌上

放学回家  
穿过胶林宁静的泥路  
我看见各种树根钻出泥土  
听我们唱抗日歌曲  
高大的椰树影子也在摇摇摆摆  
激昂的学唱

当我们进入集中营的关卡  
由于军警要检查身份证  
树根和影子  
才在铁蒺藜外止步

### 2. 集中营以外

我的小学  
回教堂

马来浮脚屋  
牛羊  
在天黑前  
不必像我们小孩  
紧紧张张回到  
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里去

### 3. 焚烧的教室

一阵狗吠之后  
我的小学伸出火舌  
点燃了满天的云朵  
橡胶林在半夜中惊醒了  
我似乎听见  
我小三课室的桌椅  
在燃烧中还喊我救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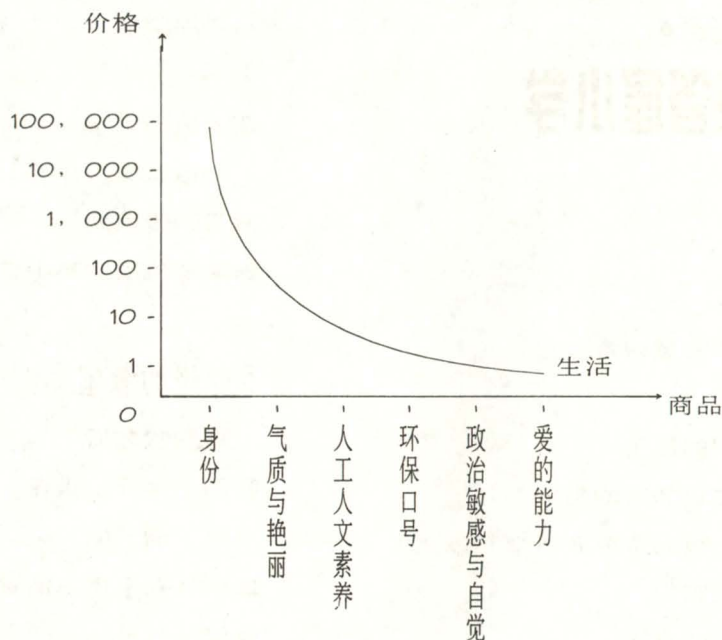
第二天  
亚答屋的课室  
只剩下几根黑炭断柱  
老师在争论  
是萤火虫放的火  
还是昨夜有陨星坠落

注：我的小学在霹雳州地摩埠通往火车站半路上，四周为橡胶园。小三那年，有一栋亚答课室怀疑被马共放火烧掉。



诗人编号 7

## 1997 年生活曲线图



诗人编号 8

## 梵录

我继续以梵文抄录着一些  
人间的苦难  
自身的牢骚  
一一地，不多不少地  
淹死在不深不浅的字海  
与黄昏的海不谋而同的海  
以左倾的姿态，不停向上提升  
直至 F 大调

阳光没有叩门来

骚动的指头爬上屋顶的背脊

我没有把它收入背囊

离去

熏鱼色的黄昏不断地扩大

时间在发梢崩败

我只是不明白

诗人 编号 9

## 梦幻花园

停顿于钢骨水泥的中心  
困顿的窗口黯然张望  
我揣测一符节规范的湖泊  
如何填满欲望不断涨大  
适时幻化调整

我的孤独旅途穿过  
重重水泥钢骨的梦幻花园  
吮吸着丛丛墨绿色苍郁  
悲喜交集无可名状

同时令我频频失神回顾  
这一座灰蓝色花园的心脏中央  
满地晨露浑圆饱满  
如晚餐桌上丰盛肠肥的菜肴  
咕噜噜撒落马桶绞转成  
花园径尾一株肥硕的梦  
栽培峰峦矗立的大半生

停顿于钢骨水泥的中心  
摆明不妥协的顶天手势  
谜般的身世结合现实  
流转山和水的温柔欲望  
花园的面积为典型 20' X 60'

这一切在我的孤独旅途中  
深深掌握花园的变体本质  
容纳百种熟悉的困顿  
并且企图突破钢骨水泥  
穿透梦幻的表层  
勇敢踏上另一个花园  
梦幻外的梦幻花园

### \* 馀绪 / 续:

(山水兀自流转山和水  
梦幻花园在梦中幻化  
成仙成道 / 成鬼成尸骨  
各有其追寻的象征意义  
考验宿命的悲喜咒语  
胸怀磊磊的山水  
如何执著 / 如何破解  
心中的魔障  
中心的迷障)

诗人 编号 10

## 如厕者

他总是便秘。

大肠明明充斥便意

但蹲坐马桶良久

良久都嗅不着

使灵魂上升的

人类最初的体香

他纳闷着：

每天让大量动物

植物、维他命、铁、经济报告

锌、流行乐、脏话

穿透薄弱的身体

但大便却稀少

如结石

良久，良久他站起身

丧失功能的肛门重新上锁

在马桶假意的抽水声中

他打开厕所唯一的窗

世界猛然扑进

他终于嗅着

每天通过搅拌器的口腔

排气管的鼻子

重金属的毛孔

废水槽的泪腺

朝世界释放

不曾过滤无从净化的

人性最终的

馊味

诗人 编号 11

## 双螺旋之舞

想象一个隐喻丛生的

黄昏 上帝启开音乐盒

让畜生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

无声的乐章充斥时空

让畜生们都起舞了都起舞了

与对立的性别

让畜生们都思考了都思考了

关于后来知道的

音乐盒中

一枚双螺旋微雕

已经失窃 并在被吃进肚里

那块苹果果肉深处

畜生们都心照不宣地

理解并接纳

“双螺旋之舞”及其定义

注：双螺旋是DNA的结构形态。



诗人 编号 12

## 吃饱饭人民的宣言

没有丝毫战争气息的空气里  
士兵继续战争  
手握挂满各国勋章的旗帜  
哀号的仅剩下只馀一口饭饱暖的  
儿童

七彩图案炫目耀眼涂在每一所学堂  
而飞行工具步行工具  
取代任何一双退化的脚  
政治家善于辩驳  
科学家善于创造  
军事学家于是发射一枚装有核弹头的  
导弹  
炸沉一个岛屿  
砸毁一座城镇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月  
人们公然扛起生锈的步枪  
走进没有东南西北  
汽垫船沉淀的沙漠  
十字架上虔诚教徒的灵魂  
于是永远囚困在三十八度的空气里  
历史会记载真实  
而时间却会洗去伤口

新年以前许下宏愿  
希望继续燃烧的一面旗帜

不会殃及一串红色的爆竹  
因为报章上只剩无生命符号的广告  
号外滥芋充数熏染着游击者被枪杀消息  
(粉红色爱情宣言依然高挂)  
青绿色和平主义已变成不朽的——传闻  
其余许多东西  
(如身上的衣物解渴的开水住着的房子)  
也将随相同步骤  
逐渐            逐渐            逐渐  
被善忘善变的人们遗忘

于是  
除夕夜以前  
我们贪婪的在吃着丰富晚餐  
激烈地在拥抱着亲密的爱人时  
已经想像不出点三寸子弹  
穿越跨世纪梦想的身躯  
巨铁车子碾碎蝼蚁赖以栖身的巢  
竹叶酿成的酒撒成游魂寻路的记号  
温驯的哭泣声  
已哭不走沉溺在人海里的高崇拜物精神  
——如蓝碘滴进纯白色的牛奶里  
(忘了饥饿的人纯真得以为绝食只是  
一种象征式抗议)  
结果麻木蚕食掉的神经线不再排斥  
别种大脑的讯息  
寒冷的天气歉收的农作物已不再需要  
美丽的藉口掩饰  
政客继续双方满意的交易  
人民继续革命  
在一个不可能再有革命气息的国度里

诗人 编号 13

## 巨港空难“记实”

一名前模特儿

(圣诞之旅遥遥无期)

一名前游泳国手

(为百万元合约不随妻儿游美)

五个爱华员工

(不同日去雅加达却同日回)

一个助理经理

(打算回马庆祝结婚九周年)

一位新加坡富商……

(锦鲤在水里 游来游去)

准时离去

留下

因迟到而赶不上班机的

那位美国建筑师

(今后我应该做更多事

要活得更充实)

一家五口

度过最昂贵的假期

(现场留下一只鞋子 谁

是它的主人?)

三位教师

上了最有震撼力的一课

(蛙人找到碎片)

一只铁鸟

三声爆炸

把 104 具希望

裂成无数个

省略号与感叹号

散布

在四大版的新闻上

(工商业华文电话簿

全国免费派送)

注：本诗中以黑体打字的诗句，都是摘自 1997 年 12 月 21 日《南洋商报》里的新闻标题、内文、图片说明或广告标题。

诗人 编号 14

## 流星

纵使生命只能一次划亮

流星依然怀抱着梦想

以为燃烧自己

就能为雾里的船只导航

当自焚的火开始点燃

流星蓦然惊觉

大气层已经高度污染

而它竟在晦暝中迷失了方向

诗人 编号 15

## 致选举委员会

贴着苍蝇、海报和标语  
选民自家中后门  
大清早排队啃早餐  
阳光朝着他们取水的方向

票箱在乌云密布下  
启动着投靠的机器  
初见曙光的呐喊  
这一天他们累坏了  
声音沙哑背对着  
日落的夕阳

有人喜爱导演他自己  
装腔作态的面具  
在荒芜村落的井边  
穷人捎来报喜的电话

狂欢的宴席野火般蔓延  
又是一幕皮影戏  
从博物馆的角落  
一直演到天将明亮的市镇

诗人 编号 16

## 彼岸

赤足涉水  
我说  
鹅卵石上的琉璃  
如此冰凉  
多像《诗经》以后  
丝毫未曾老去的月光

你霍然一震  
仿佛一根最隐密的心弦  
猝然被拨响  
微尘扬起和沉落之间  
尽是临流梳影 熟悉的江边  
点点飘来上游的花信  
一转眼  
又流逝在杨柳迷烟的春天

别愣住了——我只想  
再深的回忆  
也无法渡过月光的河  
回到前生的彼岸



# 天狼星詩社

◎程可欣



## 天狼星

我1979年年底加入天狼星诗社，到1989年诗社活动完全停止，刚好十年。而从1989年到今天，又接近另一个十年，加起来一共二十年。要回忆二十年前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其实相当困难。如今我一手握着电脑磁片，一手翻着温任平老师的文章〈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在极忙碌和时间逼促的情况下打开电脑，真有点后悔答应写这一篇文章——“天狼星诗社后期的文学活动”。

天狼星诗社的活动，在温老师的文章里已记载得相当详尽。温老师在撰文期间，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和若隐确实一些资料，或叫“往事”；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天狼星对于我（或我们）来说，有点像白发宫女话当年，一切仿佛记得很清楚，但要说起来却感觉很遥远。也许因为我们都已搬离天狼星曾经的基地——金宝，而一切资料、书籍和记忆却仍留在那儿；所以一旦要一一追查，或者追忆，都觉得很吃力。这种因距离而产生的远不可及和力不从心的感觉，也是天狼星渐渐静止的原因之一。

我加入天狼星诗社那一年，温瑞安、方娥真、殷乘风等传奇人物已离开诗社到台湾留学，并且与诗社交恶。那时候，我们几个十五岁的大孩子，都遗憾错过了一个辉煌传奇的时代。我们知道过去从书中读到的什么行走江湖、街头起“武”、寻找水源、长途跋涉、侠骨柔情、唐宋八大

家都不会再出现。反之，我们走入的是一个很踏实、很温暖、很有情义的大家庭。

正如温任平老师所说，天狼星一直以来都采取“强人式领导”，这种方式虽然严格，也曾经给了我们不少精神压力，但对于训练一些还在念中学的孩子来说，却是极有效的。试想当时我们在家里或在学校所面对的，何尝不是“服从”两个字？对于如此“家长式”的严格训练，我们仍甘之若饴，我想主要是在天狼星里我们找到了关爱，不只是同仁之间的友爱，还有领导人物如温任平、杨柳老师、张树林、谢川成、沈穿心等师兄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简单的说，天狼星诗社给了我们一种“家”的感觉，同时也培养了我们文学的兴趣，甚至到后来对文学的虔诚。数年前，在李宗舜的诗集发售礼中，殷建波说当时美罗是他们“朝圣”的地方，因为诗社大本营在美罗。我听后觉得无限感慨，回首过去对诗社、对文学的感情，也真只有“朝圣”两个字可以形容。

根据温任平老师的分期，1977到1980年间是天狼星诗社的出版/收获期，而我们就在这期间加入诗社。因为如此，我们加入天狼星不足半年，就有幸出版了第一本合集《风的旅程》。那个期间出版的书籍，还包括了诗集《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天狼星诗选》、《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著）、《易水萧萧》（张树林著）、《众生的神》（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蓝启元著）、《晨之诞生》（川草著），散文集《千里云和月》（张树林著），评论集《传统的延伸》（沈穿心著）、《愤怒的回顾》（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温任平著）以及合集《走不完的路》（风客等著）、《青苔路》（千帆等著）。当时温任平老师是诗社的总社长、张树林是署理社长、蓝启元是副社长、沈穿心是秘书，这些领导层其实有个协议，那就是每个人都得交出作品，一个接一个出书，作为榜样。与此同时，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出版合集，尝尝出书的成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自学 RichWin97》

上网必用利方 RichWin97，轻轻松松学 RichWin97。上网浏览中港台中文资讯没烦恼，利方帮您将英文网页翻译为中文，自学 RichWin97，即可自己掌握全球各国资讯。(120页)



方正资讯网出网

资讯  
工艺  
电脑  
丛书

【好书好介绍】



就感，并鼓励我们努力创作，将来出版自己的个人结集。这种“出书风潮”不只带给诗社丰富的收获，对于新生代如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八十年代，温任平老师认为诗社进入了中兴、转型期，主要原因是很多社员渐渐停笔，也渐渐淡出诗社的活动。加上温老师从冷甲调到金宝任教，整个天狼星可说是移师到金宝。除了移师，我觉得那也是天狼星“换血”的一个年代。当时诗社的活跃份子，除了领导的几个人，以及孤秋、叶锦来、雷似痴等人外，其他大部分是“新人”；加上温老师决定化零为整，解散所有分社，把力量集中在总社，金宝就成了天狼星的基地。我们这一群住在金宝的新社员，其中包括林若隐、徐一翔、陈似楼、雨中秋、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吴想想、吴缓慕、郑月蕾、廖牵心、朱明宋、张启帆、丘云笺、游以飘等等，理所当然的成了培训的对象，也成了诗社的中坚份子。

当时天狼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日的小型聚会，就是每年两次的大聚会——六月六日诗人节聚会和年底大聚会。短短的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节目总排得十分紧凑；座谈会、专题演讲、限时创作、诗歌朗诵等，与其说是聚会，不如说是一集训。但短短两三天，无论在山上还是在海边，无论是在严肃的座谈会中，或在真挚的叙

别会上，我们都认真学习，全心投入。每年的大聚会就像一次充电，聚会以后那股辛勤创作的冲动，才是真正的收获。整个八十年代，文艺副刊和文学刊物上出现的作者名字，几乎有一半是天狼星的人。这份成就，无论外人如何看，天狼星却绝对感到骄傲。而作为被栽培出来的人，我们则觉得感恩。虽然说文学创作始终要靠自己，但如果没有天狼星的指引，以及一班同仁的互相激励，我相信这一条路不会走得那么平坦、那么开心。

天狼星诗社对社员的训练，不只在创作方面，它还包括了评论、演讲、编务以及领导能力。诗社的训练方式并不是一般很有体系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参与和任务，边做边学。我们加入诗社不久，就被分派主编《诗人节特刊》，这本特刊从1976年开始出版，一直不间断地出了十一年，每一年由不同的人主编，然后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正式发售。对于编辑工作，我们在编华文学会刊物时已有点认识，然而接到这任务时，仍不免战战兢兢。幸好，整个编辑过程中，诗社的兄长们一直在旁指导和辅助。之后，当我们这一群“新人”完全掌握了编辑工作，我们开始向诗社提出出版《中秋节特刊》油印本，并举行中秋节聚会。

至于文学评论和演讲方面的训练，则从我和若隐在1983年被指派提呈论文开始。在那之前，我们已读了不少由温老师



或其他师兄借出的评论集，同时也通过诗社成员给我们华文学会的文学讲座，接触到一些文学理论和写作技巧。终于到了要交功课的时候，由于诗社的作风一直是“军令如山”，我们完全没有机会说“不”，也因为这样，我们抱着破斧沉舟的心情，走上了文学评论这条蜀道。我想，如果不是“军令如山”，小小年纪的我们绝不会去碰触文学中那么艰难的部分。提呈论文的机会，后来也落在另一些人如张嫦好、郑月蕾等身上；论文写好了，要在研讨会上宣读，然后回答问题。这之中每一个步骤，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但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除了提呈论文，我们也得参与座谈会、辩论会，甚至有一种方式是为自己那组的作品辩论，说出其优点，同时也必须指出别组作品的缺点。这样的训练，无形中提高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分析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实用批评方面的知识。

天狼星对于新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

训练，一贯用“赋予重任”的方法，首先让我们在大聚会筹委会中担任委员，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然后慢慢的“晋升”到负责所有筹备工作，当时我们在学校的华文学会已有搞活动的经验，加上师兄的帮助，这一环，我们反而胜任有余。也许因为这样，我们很快就在诗社委员会里占一席之地，成为了领导层的一份子。

从1980年到1985年，天狼星诗社也许没有了过去温瑞安时代的江湖气势，但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也交足了功课。栽培新人无疑是天狼星对马华文坛的最大贡献，此外在这数年间，天狼星成员也借助外界团体的财力物力，举办了几个重要活动，比方说1982年的余光中演讲会，1984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及1985年出版《马华当代文学选》。至于创作方面，除了作品见报，天狼星成员在那几年间也频频得文学奖。当时的文学奖并不多，主要是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举办的文学奖，之中包括诗奖、散文奖、小说奖、

方正资讯网为您提供全面的企业及团体上网服务：

- ◎ 网页设计
- ◎ 上网及培训
- ◎ 网上广告服务
- ◎ 企业网络架设咨询
- ◎ 网际网络工商用途咨询及服务
- ◎ 电子邮件
- ◎ 网际网络主机的设立及维护



方正(MSC)有限公司(451734 A)  
PUC Founder (MSC) Sdn. Bhd.  
1A & 1B, Jalan Jasa 19, Taman Medan Pejas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URL: [www.founder.net.my](http://www.founder.net.my) email: [info@founder.net.my](mailto:info@founder.net.my)

别再犹豫,即刻与我们联络:

**询问热线**

**03-7955111**

**上网服务**

文学评论奖以及文学团体奖。天狼星诗社除了于1979和1982年得两次团体奖外，谢川成也于1981和1984年分别荣获文学评论奖和诗奖，张树林则于1982年获得散文奖。1986年，轮到沈穿心荣获诗奖。同年，第一届大专文学奖诞生，我和若隐也分别得了散文和诗奖第三名。

除了这些大事，天狼星诗社的其他常年活动也照常运作。在结集出版方面，有谢川成的评论集《现代诗诠释》，雷似痴的诗集《寻菊》、徐若洋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谢川成主编的中英巫三语诗集《多变的缪斯》。然而，那段期间最让诗社同仁振奋的，是现代诗曲的诞生。

1981年，天狼星诗社与陈徽崇老师的百啭合唱团合作，给现代诗谱曲，制作了《惊喜的星光》唱片和卡带，可说把我们从创作和座谈会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诗与音乐结合的世界。当时除了《惊喜的星光》，张树林兄从台湾带回来的杨弦所谱的现代诗曲和一些校园民歌也是我们终日拨着吉他弹弹唱唱的歌曲。杨弦的曲子和校园民歌，比起《惊喜的星光》里的艺术歌曲，显然更易上口，也更受落。唱多了，不经意地拿起吉他拨拨弹弹，竟谱了第一首曲子——〈初翔〉。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班女孩兴起了谱曲之风，由于大部分人都会弹吉他或钢琴，对乐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于是无师自通地作起曲来，

竟也蛮新鲜动听。加上温老师和诗社其他师兄的鼓励，谱曲和发表新歌，成了诗社的重头节目之一。我们除了内部的诗曲发表会，对外也表演过几次，场合包括了1982年诗人余光中的演讲会和邦咯岛的文艺营，1984年“马华现代文学会议”，1985年檳城中华大会堂的文学座谈会等等。现代诗曲这一股风潮，后来也随着我们进入了马大校园，更引发了第一场本地创作歌曲发表会，以及后来“激荡工作坊”的成立，这些都是我们当年在小镇弹弹唱唱时始料未及的。

温任平老师把1983年形容为诗社转型期的开始，因为当时他已有意把我们之中几人提拔出来，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诗社交给我们。从1979到1985年，经过数年的严格训练，我们离开金宝进大学的时候，在创作、评论、演讲、组织方面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当时恰逢温老师、张树林和谢川成兄都正为一些诗社以外的事情忙着，无暇管理社务，于是决定把工作交给我们这些所谓“新一代”。我们再一次在“军令如山”的情况下接过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超重的棒子，由我担任代社长、若隐任代署理社长、嫦好任代秘书、一翔任代财政。其实那一年，除了我、若隐、一翔外，其他重要成员都在金宝，相隔一百八十多公里，我们搞起活动来面对着极大的不方便。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在马大的人可说全情投入了马大文友会和中



文系的活动，一颗心，已经有点“外向”。马大文友会对我们的吸引力会那么大，我想，主要是我们在那时候才遇到了一班年龄相若、志同道合而又可以平起平坐的朋友，加上从小城镇来到了大城市，认识了很多文友，眼界突然开阔了，开始觉得有点不能适应“强人式的领导”。1986年诗社再一次改选，我终于可以把重担交给谢川成兄，我们一班人虽然仍担任一些重要职位，虽然也有心要把天狼星重新搞起来，但由于地理距离，以及“心理距离”，1986年后的一切活动，包括出版诗集《夜观星象》（谢川成著）、《焚书记》（潜默著）和《江山改》（谢双发著），几乎全由川成兄负责。

其实从温老师和几位师兄决定隐退，只当咨询团开始，天狼星就像一颗燃烧到了尽头的流星，只剩下一点余辉。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天狼星同仁一向以温老师为中心，以“军令”为活动动力，甚至曾经有人把温老师比喻成我们的神，这种

方式一旦改变了，诗社就失去了原有的向心力。加上更重要的一点，天狼星“强人式的领导”和至情至性的相处方式，对社员来说，在某个阶段会变成一种“负担”。诗社很多同仁在出来社会工作后，会渐渐疏远诗社，就是因为这种“心理负担”。一个已经独立的人，肯定会更有主见，开始觉得有权利说“不”，因而对诗社的领导方式觉得不以为然。此外，一个忙着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人，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全情投入诗社的活动。疏离，变成了一种惯性的结局。而诗社则必须重新吸收新血轮，才能继续发光。

1989年，当领导的人分散各地，无法再吸收新血，也失去了向心力时，天狼星像一颗烧尽了的流星，终于无声地陨落。

天狼星诗社的结束，也许有人会觉得可惜，但对于曾经身在其中的人来说，却是必然的结局。天狼星不像一些团体，

## 中文之星 2.97

最新版中文之星 2.97 增加多项新功能：

- 英汉双向发音辞典为您解译生字
- 艺术汉字处理千变万化的美术字
- 轻松表格帮您轻松制作图表
- 天工补字功能改进，造字更容易
- 新拼音输入法，易学易上手
- 英中输入法，打英文字也能输入中文
- 支持 GB 及 BIG5 码
- 支持 MS OFFICE 97



方正(MSC)有限公司 (451734 A)

PUC Founder (MSC) Sdn. Bhd.

1A & 1B, Jalan Jasa 19, Taman Medan Pejas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URL: [www.founder.net.my](http://www.founder.net.my) email: [info@founder.net.my](mailto:info@founder.net.my)

最新中文软件介绍



年只办一个活动，开一两次会，成员不需要付出太多精神和时间。反之，它是一个一直在高度燃烧的星球，当诗社同仁必须花更多时间去面对自己的将来、前途、爱情、婚姻时，肯定无法再百分百付出，无法如此狂热的燃烧。我想，除非温任平老师继续留在诗社扮演一个神的角色，而所有领导人继续聚集在一个地方，继续栽培新血，天狼星才能不停运作。然而，大家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天狼星，除了陨落，没有别的选择。

天狼星本来不是流星，它是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然而，时代改变，物换星移，我们不得不接受它陨落的事实。值得骄傲的是，天狼星曾经是马华文坛上最亮的一颗星星，并且至今没有另一颗星星比它更亮。同时，天狼星诗社在马华文学史上，必然，也必须是一颗永不陨落的星星。✎

星

# 星座詩社

◎ 梦扬



星座诗社出版的书刊

小熊星座是在马来西亚的天空可以望见的星座之一，其尾端最灿烂的一颗星是北斗星。

砂朥越星座诗社即以小熊星座为社徽的图案设计，祈望这颗千百年来为迷途者指引方向的北斗星，能同样的为在黑夜沙漠中探讨摸索的文学写作者，牵引出自己的道路。

1969年，一群执著于现代派文学的年轻人，大胆的在写实派立足的砂州文坛上寻找落脚的地方，这群年轻人以刘贵德、陈从耀、吕朝景、谢圣洁、谢永就、陈焕赐等人为主，他们首先在中华日报上编了一个文艺副刊《绿踪诗网》，这个被视为现代派文艺副刊先锋的副刊引起传统写实派的不满，结果引发一场为时三个月的笔战。这场笔战使刘贵德萌起成立一个文学组织的念头，这就是星座诗社最初的概念。

过后，在继续现代文学的追求下，遂在前锋日报上编另一个副刊《星座》，这是星座诗社的雏形。

1971年，砂朥越星座诗社在成立庆典上举办砂州历史性的现代诗展，把现代诗特有的意境与内涵诉诸于视觉。

1979年，再次主办现代诗展，进一步寻求现代诗在砂州的价值与认同。

1974年，首次主办全州性征诗赛，为现代文学寻找定位与肯定。

1981年，再办全州性征诗赛，筹办古晋历史性的文学周，设立砂州第一个文学奖，巩固现代文学的价值观。

1984年，主办盛大盆栽会，把「立体的画、无字的诗」这棵中华艺术介绍及推广到各阶层。

1986年，砂朥越星座诗社肩负在诗的长途上探寻了15年的重任，配合诗社晶禧年，以“走进缪思的心灵”为主题，主办砂州首次现代诗公开朗诵赛，打破长久来现代诗被指为晦涩与不可能吟诵的玻璃框子，将现代诗的晶籁抖出，诉诸于听觉。

1989年，举行题为“诗的演绎”的综合性朗诵表演，以舞蹈、音乐、歌唱、图

【好書好介紹】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新手上网 2》

网络新手自学上网不求人，本书教你如何召开网络电子会议，运用网络电话节省电话费，参与新闻论坛，使用网络即时聊天等等功能。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画、书法配合现代诗朗诵，进一步把文学立体化。

1991年，诗社庆祝成立廿周年纪念，特别在12月间推出“文学激荡”系列，期盼能激荡出更蓬勃的文学景象。举办华、巫双语诗歌朗诵比赛。

1993年，响应文学传薪的号召，集合汉晋省7间中学华文学会呈献大型晚会「族魂」的演出，将文学通过舞蹈，朗诵，歌唱，廿四节令鼓，再次把文学搬上舞台演绎。

1996年，再次举办全国性征诗赛，庆祝廿五周年，企图让已趋向成熟的星座诗社跨出砂州，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历经廿余年岁月，星座诗社已成功的在砂华文坛埋下现代派文学的种子，同时并达致当初成立的宗旨，即推动砂州文化发展，鼓励青年参与文学交流，文学刊物、音乐、舞蹈、戏剧及其他健康活动和促进各族间的关系。

往后的旅程，星座诗社向往的是立足於砂州本土，依循着北斗星的指引，在文坛上，寻求现代派与写实派间共同的信念，致力於塑造砂华文坛上创作源头不断的绿洲。

# 金石詩社

◎陈政欣

金石诗刊4册



金石诗社于1988年3月间成立，并于4月1日出版金石诗刊的创刊号。基本社员是苏清强，方昂，艾文，何乃健，吴岸，游川。陈政欣，黄英俊，傅承德及陈强华等。诗社的成立及诗刊的出版，主要目标有三：

1. 让社员及本国诗人有个固定发表诗创作的园地，推广本国华文诗创作的风气及维持一本较高水准的诗刊。



2. 翻译介绍本国以另一种语言创作的诗评，希望能达致种族间的交流及认识。

3. 借着诗刊与国外的诗坛诗社联络，作诗创作经验及情谊上的交流。

除了上述的三个目标，我想，我们更希望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之外，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诗人们能养得起本纯粹的、够水准的华文诗刊。本着上述的志愿，我们在创刊号除了重申以发表诗创作为主之外，也列下下列的编辑方针：

1. 翻译本国以英文创作的诗作一首，并附刊原文及作者介绍。

2. 翻译本国以马来文创作的诗作一首，并附刊原文及作者介绍。

3. 发表以本国诗人作品为词的歌曲一首。

4. 邀请本国的文学创作者为每一期诗刊的封面题字。

诗刊的选稿原则是：只要是好的而又有重量的诗，我们就能接受。我们不会有风格形式以及派别上的成见或偏见，我们

是以“诗质”作为取舍的准则。

诗刊是定为半年刊，每年4月及10月1日出版。出版经费则由社员共同负担。

金石诗刊创刊号是以诗页形式于1988年4月1日出版。负责编辑为陈政欣。发表了何乃健、谢清、慧适、南子、方昂、希尼尔、游川、苏清强、陈强华、傅承得、吴岸、杨雪、艾文的诗创作及C·拉珍特拉的译诗。

金石诗刊系列之二《我等你长大》，于1988年10月1日由陈强华负责编辑。该期由小说家小黑题字，并以本国画家王耀麟的画作为封面。这一期改为册子形式出版，共72页。诗创作有29首，诗曲二首（陈绍安及林金城），论述1篇（方昂〈吃子凡的蓬莱米饭喝游川的中国茶〉）及译介2篇（何乃健及方昂）。这期的诗作者有来自中国的杨春光、菲律宾的月曲了、新加坡的郭永秀、格天、梁钺、印尼的柔密欧·郑、台湾的王广仁、诗社的成员及本地的年青诗人如吕育陶、林若隐等人。

##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 《认识多媒体超级走廊》

介绍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及最新发展动态，该计划将引领大马迈向资讯世纪，并将对每个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是一本关心国家未来发展趋势者，不可错过的一部著作。（179页）



### 《电子商务大趋势》

网际网络无限商机，传统的经商手法，将如何面对这项变革？《电子商务大趋势》这本具前瞻性及实用性的巨著，是现代商业必备的指南。（164页）



方正资讯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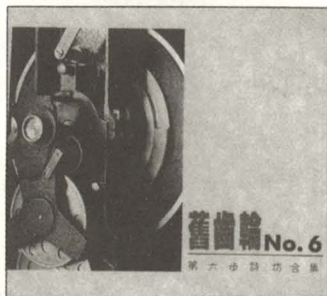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好书好介绍】

◎潘碧华

# 第六步詩坊

第六步诗坊合集



## 成立年份：

1990年，六字辈的马大文友一一毕业，风流云散，离开了校园，接着七字辈人马步上舞台，独领九十年代的风骚。夹在潮流交替期中间的老马，上下左右为难，不知归于什么阵容，又不甘受到遗忘的寂寞，在刘育龙的号召之下，六个滞留马大校园的过气

金石诗社系列之三《今日黄花》于1989年6月1日出版，编辑是方昂。方昂题字，封面是本国画家杨志章的绘画，与第二期的版本一样，却已缩剩56页。诗创作42首，译介一篇（碧澄）。除了本国诗人及社员的作品，本期也收录了多篇来自中国（如谢宏、杨冬梅等人）的诗作，及澳洲（心水）、新加坡（谢清、怀鹰等）、菲律宾（月曲了）、印尼（柔密欧·郑）等人的作品。

在这段期间，诗刊也接待了到访檳城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

1989年之后，由于稿源的难题，诗社的活动及诗刊的出版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冬眠的状态。由1989年6月到1997年6月期间，金石诗刊是一片空白。

在陈强华的多方努力之下，并拉了一批年轻学子的支持，金石诗刊系列之四《未定稿的草图》于1997年7月1日出版。本期除了得到诗人如中国的雨田，新加坡的刘文注，希尼尔，台湾的田运良、王广仁，澳洲的心水等，及本地诗人如张光达、林金城、夏绍华等人的诗作外，也展献10位新人的作品。该期也改成21cm x 15.5cm的版本，共112页，诗约80首。

回顾金石诗刊这10年的历程，不禁要问，如果在没有出版经费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以华文从事诗创作的诗人们竟养不起一本纯诗刊吗？如果答案是：是，这是个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金石诗刊”的第5期，是在期待马华诗人的创作来赋予生命力的。



文友，悄悄组成了“第六步诗坊”，企图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捉住校园生活的尾巴，留下可以记忆的片段。

## 活动时间：

1990 年开始第六步诗坊的活动，除了潘碧华身为硕士研究生，其余五人都是大学最后一年的学生，有点大好年华大势已去的无奈，因此集会频密，约每两星期一次，地点在八打灵十七区三十四路七百五十四号的学生屋，吃喝玩乐。一直到 1991 年中成员全部毕业，诗坊才告瓦解。

## 诗坊成员：

李财盛（牙医系）、潘碧华（中文系）、刘育龙（理学院）、张嫦好（理学院）、龚伟成（会计系）、陈雅拉（商学院）。

这个诗坊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院，三女三男。可叹的是中文系只有一位，可想而知喜爱文学的人进入大学之时，不一定

会在中文系落脚，也不是凡中文系的人都会爱创作，都会写诗。比较起来，有时反而非中文系出身的人更有跋涉文坛的耐力。

## 诗坊取名：

六个臭皮匠都不是省油的灯，各有各的主张意见，辗转讨论挣扎了许久，才一致同意了“六步”之名。六步者，乃六个成员之步的意思，每人踏出一步，加起来共有六步。虽有顾虑到给人联想到曹子健七步成诗，“六步”有班门弄斧之嫌，但年轻人胜在豪气千里，也不怕他人闲言闲语说长短。

## 活动方式：

每次集会每个人都要交出一篇诗作，新旧不计。定期的好处是成员被逼长期培养诗情，定期交出作品，延迟诗情的死亡。作品交出复印后，大家共赏，也互相批评，彼此很不客气挑出看不懂的诗句，要作者



RichWin 97 for Windows

97 专业版

RichWin

97 for Windows

RichWin97 ● 专业版 ● 网络

上网最佳中文专业软件，浏览网上中文网页通行无阻。

- 全面支援 GB, BIG5 及 HZ 码
- 中文电子邮件
- 电子辞典
- 英文网页整页翻译
- 全面支持 MS OFFICE 97, Netscape 4.0 及 MS IE 4.0
- 包含 30 套简繁体中文字库

方正(MSC)有限公司 451734 A1  
PUC Founder (MSC) Sdn. Bhd.  
1A & 1B, Jalan Jasa 19, Taman Medan Pejas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URL: [www.founder.net.my](http://www.founder.net.my) email: [info@founder.net.my](mailto:info@founder.net.my)

马来西亚总代理: FOUNDER

最新中文软件介绍

询问热线  
03-7955111



作出合理的解释。所得效果不俗，至少批评的过程，把过于晦涩和过于浅白的极端倾向拉回来。

## 诗坊成绩：

活动期间，分别在星洲日报、马大文集和蕉风刊出特辑。为了纪念一年多的相会，六人合资出了诗集《旧齿轮》一本，从此诗坊便告解散。诗集由龚伟成一手编辑，在1992年出炉，印量一千，每人分得百八十本。诗坊同仁都不是卖书好手，也无意放下脸皮去卖书，故送出去的比卖出去的多。

## 精神延续：

成员毕业后，分道扬镳，各自回乡发展。刘育龙投身出版业，不忘在南马大专校园推动文学，闲时撰些文学评论文章，精神可嘉。李财盛学医却从商，仍然没有忘记文学这位永久的知己，时有作品刊出。张嫦好、龚伟成、陈雅拉步入社会，偶有诗作，风采依旧。潘碧华人在马大，已从诗坛退伍下来，却时常在学生面前回忆当年马大文学盛况，希望能刺激出几个创作好手来，重振马大风光。

# 魔鬼俱樂部

“魔鬼”的部分成员：

上排左起：赵少杰、周擎宇

下排左起：王国雄、王德志、  
陈强华、许志明



## 第1代魔鬼

◎卢佛宝

### 序章：

第一次接触到你时，你仍然在孕育的阶段，其实根本还未知道你是什么东西来着，只知道一旦你顺利的诞生，将给予我

多大的改变；不只是我，你也将引导每一个和你有关系的人，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那微小的关系，都会有所改变。

请别误会，你并不是什么宗教团体，你的诞生，就如摇滚乐的诞生之于当时的青少年般，带给我们崭新的生命，尝试改变一下对文字运作上的程序，你是属于任何人的，只要有兴趣，或者是想寻找突破的，都无任欢迎；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想我的写作生命，将逐步地堕入死胡同里。

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发生的，当大家都有着一致的共识之际，就会很自然的聚集起来，为了孕育出你来，而不断的努力。

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 第一乐章：

Evil Club，……，魔鬼、魔鬼、唔，魔……鬼，有种异样的亲切感，比诸其他名字，或许这将会是对你最贴切不过的一个

名字，是因为它潜在着一种既诡异又像是蕴含着无穷魔力似的，让我们疯狂地投入其中。

当然，我们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邪门妖教，也不是什么秘密的地下小组织，千万别误会喔，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拥有相同希望的人，订下时间，聚在一起讨论、互相批评，善意的指出对方的缺点，往往总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继而让我们更快速的成长。

发起人，当然是我们生活圈子里所认识的最有份量、对创作的热诚历久弥坚的强华老师。其实他一直都在搞类似的活动，但毕竟距离与时间，还有工作，让他无法顾及全部；因此，他才向身边的这些小鬼们召唤，一来见面时间较多，二来方便联系；所以，他才大胆的草拟了“魔鬼俱乐部”这个概念，并付诸实行。

##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 《一网打尽》

上网后，中文资讯何处寻？《一网打尽》搜罗了全球 6000 多个中文资讯网站分门别类。一找就有，不必费时费神在网中大海捞针。一册在手，遨游网络中文资讯通行无阻，是网中人必备的中文网站大全。(399 页)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 第二乐章：

1991年4月6日12时30分，就在日新中学新食堂的某一个隐蔽的角落里，你就这样子诞生了；伴随在侧的是七颗诚挚希望并且努力地冀望能让你茁壮成长的心。

这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吧，我想。

在一个充满兴奋与喜悦的氛围里，你就这样子的诞生了；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迫不及待的开始讨论起培养你的计划。

首先，有人提出每个星期六都来探你，这是绝对的，因此，全数通过，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的知道，每一次的碰面，都将会为每个人带来新的讯息，相互的汲取彼此的长处，毫无保留的批评，那种只属于善意的、藉以更正自己一直忽略的缺点，让我们得以成长。

那时的强华老师要求极严，因此一旦发现我们不符合要求，他会要求自动脱离。

所以，这一次，很显然大家是真的认真想做什么，可我天性疏懒，压力倍增。

## 第三乐章：

强华老师、陈天赐、陈玉珊、沈晓庄、赵少杰、张玮栩和我，就那样围坐在食堂里的那张桌子，有点脏的那张，七嘴八舌的热烈讨论着。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取个特别的名字；经一番极度混乱的争论后，出现了一大堆奇怪的名字，像文坛程咬金啦、什么

不写作社啦、七 In 一啦、火山俱乐部的；但最后终于大家还是一致通过选用由强华老师原先提出的，一个既吊诡又有点奇怪的名字：“魔鬼俱乐部”。

与此同时，也决定了每个星期六一点半，集会一次，秘密的；交稿、讨论、批评、检讨、改进，每次介绍一位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一篇文章，让我们能够以倒金字塔的等比级数，迅速的学会更多的新技法，这一切只能在那仅有的两三个小时的集会中进行。

所以，我们不分彼此、没有上下阶级观念、也不去在意年龄的差距，一切都是同等的，务求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取所需。

## 末章：

我们尝试不断地更换集会的地点，有时是在某某人的家里，有时又到户外去，接近大自然，有时是吃快餐，有时是吃红豆冰；我们也不断尝试不同的体裁，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有时是散文诗，甚至还玩起接力小说来呢。

我们的规定是，每次至少交2篇稿，体裁不拘，算一算，一个月有80几篇稿，一年累积下来，就会有足够的数量出书了，出一本只属于我们的书。

虽然几番转折，先是加入了邱琲钧、葛锦华，之后，有一些人离开，也有一些人加入，可是，最终，剩下的就只有天赐、琲钧、锦华、少杰、玮栩，还有我，六个



人。

我们可算是第一代，而成立之初，我们也预料到因种种理由，我们最终也将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你将会有第二代、第三代，一直持续，或许是更换型态，或许是换换跑道，不管是如何，结果，你一定会持续下去的，我们坚信。

第一代之中，只有少杰是唯一跨足两代的，2代的进行模式和1代有点不同，而且2代比较幸福的是他们有一个专用的集会地点，那就是强华老师的新家；而我们每次散会前，总会为下一次集会地点，搔破头皮，吵翻天，也未必会有个结论。

记得强华老师曾说过，创作是最苦闷的，虽然和别人分享时是快乐的，但经由创作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却只有自己才能明了；我大学的教授也说过，设计是寂寞的，是一条不归路，我想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决定选择你时，我们就有觉悟，必须用无比硕大的耐性去承受，将之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将寂寞当成习惯的我，喜欢在夜晚写稿，就像现在一样，听着音乐，用力的写着；所以说，创作是属于寂寞的，不过我乐在其中。

## 外一章：

虽然《向日葵》与当初魔鬼的性质有那么一点不同，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她，她也正是那个默默的扮演着连系散居各地的新旧魔鬼以及召唤新一代成员的角色。

她就像是那个中继站，每个人一回来就会主动往她那里跑，不一定要去做什么，碰个面，喝喝咖啡，吃吃饼干，打打屁，相互了解现况一番，不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渐渐地，我们又将在暗处慢慢地硕大起来，因为陆续地，1、2代的魔鬼即将回来，先不管我们将搞出什么名堂来，至少，一窝人一起拼命写稿的日子，也是挺快乐的。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自学中文之星》  
使用电脑处理中文书信、表格、美术字，不再是难题。本书浅白易读，人人都能学好中文之星，是中文之星使用者的必备手册。

《新手上网系列一》  
想上网，卻无从下手？本书从认识网际网络，到安装、设置及应用软件，以浅白的文字教您使用，是新手的最佳指南。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所以，锦华快回来吧，志明快回来吧，国雄快回来吧，少杰快回来吧，天赐快回来吧，琲钧，噢，她不能回来，她已经远渡重洋，效仿郑宝娟嫁到意大利去了，不过琲钧，回来探我们吧。

想到届时的盛况，已经够开心的了，我们就期待着吧。

## 第2代魔鬼

◎周擎宇

开始只是一样功课，是学校华文科的功课。那时高中二还是华文科主任的强华老师，在上我班第一堂课就划出要交的功课，其中有一样是从没做过的功课——每星期交一篇手札。那时的情况就似把班上搬到了菜市场，同学们讨价还价；因为多一样功课，还是没做过的类型，对功课沉重的理科生来说，感觉实在纳闷。

所幸强华老师的立场是坚决稳定的（其实不像他为人，所以面对文学他是另一个样子的），而一同学们也乖乖的服从。结果大部份同学都几乎写手札写上了瘾；有的人两个月一本，一学期几本的也有，里面有散文、心事、诗等，反而我们的周记越写越短，强华老师变成我们的影子班导师。某某暗恋某某，某人不“爽”谁

……等，他都十分了解。

这和魔鬼有关吗？当然有关。像强华老师在《天使之书》说的：第一代魔鬼各奔东西，散居在世界各地求学深造，第二代魔鬼正继续成长。那时我们第二代里，就有三位是同一班的，那是许志明、王国雄和我，都算是在手札上被强华老师应召进魔鬼俱乐部的。而王德志？我只知道他也是被强华老师教过，然后德志很喜欢发呆，问他一些我仍搞不清楚的什么什么主义。而赵少杰是原本就属于第一代的，就是他主动的召集我们，在强华老师家“闲聊”。

我们就这样成了第二代继续成长的魔鬼。

因为天天见面，也越来越熟络。每个星期六魔鬼们都会自动自发到强华老师家报到，那时强华老师刚搬家，有很大的空间容纳我们。还记得第一次集会之前，强华老师在上完课后就很神秘的叫我、国雄、志明去讲台前，领夏字的诗集。他叫我们回家自己看，集会那天再谈感想。

结果那天的集会，我们谈最多的反而不是夏字，而是一些八卦新闻。当然那天还是有收获的，比如德志一直不停尝试问出东西来的〈失踪的象〉和〈甜蜜的复仇〉，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诗。那天过后，强华老师又很郑重的宣布：“每人一星期要交三首诗。”天啊，有点上了贼船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试了。

于是接下来的集会，就是讨论我们所写的诗。强华老师印一些比较经典的诗来给我们当教材，我们则不停的消化复印来的诗集，有陈克华的《骑鲸少年》、夏宇的《腹语术》、《备忘录》等，实在太多了。

“写诗就是一种颠覆！”这是他常说的。对正在成长的我们，或许颠覆是一种很生涩的名词吧！

写诗的日子还继续，作品发表的机会却很少，可能是写得很烂吧！就在高三第二学期，我们就决定出一本诗杂志。“想做就做！”这是大伙一致的信念，《天使之书》就在1994年末出版了，销量还好，应该没有亏损吧？

那年后，我们就因为毕业而莫名其妙的分开了。最先离开大山脚的是国雄，他到K.L.求学；接着是我，到后来志明也到台湾去念师大了。

1994年以后的回忆，就是找不回大伙在强华老师家像以往般的集会、闲聊等，

只是间中有看到强华老师、少杰的作品发表。那时我对诗的感觉似乎越来越钝了，只是从没中断多年养的习惯——写手札。

后来的日子，少杰去了意大利，德志也去念美术了，那时正是一段空白期。一直到1997年，日新独中出版《向日葵》双月刊，魔鬼的成员几乎又活跃了；德志做了两期的美术编审后，又失踪到吉隆坡去了；少杰从意大利回来，又做了两期的美术编审；我刚自学院毕业，想趁年轻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当了两期的编辑。

虽然《向日葵》双月刊与魔鬼俱乐部并无什么关连，只是，它显示了魔鬼对文学的热忱。

而最近，第一代魔鬼之一——卢佛宝也回来了；志明即将毕业回国，到时魔鬼俱乐部又有一些热闹了。

“颠覆吧！”

方正资讯网  
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请填妥下列订货表格，  
传真回给本公司，  
传真：03-7955 888  
邮购地址：  
 方正(M)有限公司(342182-W)  
Puc Founder (M) Sdn. Bhd.  
1A & 1B, Jln Jasa 19, Tmn Medan  
Pejas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书名	页数	原价(RM)	订购数量
自学中文之星 2.97	140	15	
自学 RichWin97	130	15	
一网打尽	399	30	
MSC(国文版)	154	15	
无网不利	292	28	
电子商务大趋势	164	18	
认识多媒体超级走廊	179	15	
新手上网系列一	250	28	
新手上网系列二	233	28	

任何询问请电:03-795 5111, 或 email: info @founder.net.my



# 乡愁诗，中国性 与现 代 主 义

◎张光达

马华诗人所谓的田园乡土到底在什么地方？一个特殊指涉地理位置的乡土？或是带有普遍性超越版图心理上的抽象乡土？70年代后期，随着一些宗师级人马纷纷停笔，中国性现代主义已经走到末尾。80年代，另一些诗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避免陷入同样的僵局，力求在现代与写实的语言运作中转化融会。就在这样的进展格局中，还有不少在80年代冒出的六字辈年轻诗人扬弃不掉现代主义的中国性……

## 马华

的“乡愁诗”与中国性现代主义有着纠缠胶着的关系，从70年代由天狼星诗社掌舵人温任平鼓吹实践开始，形成一股写诗的集体风气，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诗人采取现代文学的技巧手法，融合中国性的传统文化象征符码，在诗中表现出对童年乡土的愁绪和怀恋，是为马华“乡愁诗”的由来。90年代的马华乡愁诗一般上可分成三大类：

1. 对童年的田园乡土生活怀念，描写田园的景观和童年生活的追忆。

2. 藉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语境（多为唐宋词），抒发对田园乡土的渴望回归。

3. 对中国文化的无限追思和拥抱，引发对自我边缘化的大中国意识的全面认同。

基本上这些乡愁中的“乡愁”，取其诗中作者内在的情绪反应，更甚过于诗主题表面的题材层次，当然这个称号有其权宜性，它的后设性质说明诗人并不坚持写的是否“乡愁诗”，甚至有一些作者可能会反对我把他例入“乡愁诗”的队伍。在这里首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所谓诗人童年的田园乡土，它到底在什么地方？一个特殊指涉地理位置的乡土？或是带有普遍性超越版图心理上的抽象乡土？证诸90年代马华文学的诗作，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第一个答案可以在马华现实主义的诗中找到，第二个答案刚好相反的在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中比比皆是。我们发现到描写心理抽象的文化乡土的诗比较多，因为马华现

实主义在 90 年代里已经末落，而且 90 年代不少年轻诗人仍然延续 70 年代中国性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我们实在感到很惊讶，中国性现代主义在 70 年代后期已经走到末尾，宗师级人马如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张树林等纷纷停笔，80 年代另一些诗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不重蹈覆辙避免陷入同样的僵局，其中沙禽、黄远雄、陈强华、傅承得等走“写实兼写意”的路线，力求在现代与写实的语言运作中转化融会，总体来说他们的实验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就在这样的进展格局中，还有不少在 80 年代冒出的六字辈年轻诗人扬弃不掉现代主义的中国性，在诗中描写充满中国风味的田园乡土，或者藉中国古典来描写童年生活的亲切甜蜜梦境。

**辛金顺**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他的诗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前期，诗的题材和文字风格变化不大，一再重复相同的主题：童年生活的怀念追忆，田园乡土的呼唤拥抱，诗的语言意象更是不断自我复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甜美散文化的文字，而缺乏独创的语言意象。比如 94 年的《年轮》、《旧照片》、《梦说》、《午后》、《最后的家园》，95 年的《红豆》、《坐公车》、《相思》、96 年的《烟云》、《童忆》、《昨夜》、大抵在描写童年生活的怀念感受，诗的内容离不开田园乡野的景色，甜美可口

的散文化语言让这些诗铺上一层淡淡的哀愁，一种欲语还休的憧憬气氛。《年轮》一诗的散文化语言充斥于整首诗，读诗如读散文，诗的第一节：

这已是进入童谣的年代 / 我家就在溪前那片稻花的香里 / 清晨时总有鸡啼把我叫醒 / 而梦和体温却残留枕上，还有星光 / 依偎着充满情绪的暖被 / 试探和摸索，太阳刚升起来的肤色

这类甜美悠闲的散文句子颇容易为读者消化，但我们不禁要问，读一首诗如读一篇散文的分行，其中是否为读者预留思考的空间。散文语言入诗的忧虑，比如对诗语言密度的破坏，诗质松散导致诗意被减至最低，令整首诗的深度变得不可能。对抽象心理的感觉追忆而把这份感情写入诗中，如果只一味靠感官上的心理抽象概念来运作，其结果是诗中必然不可避免的充满了许多概念化的意象语。我们在辛金顺的诗行中读到最多概念化和情绪化的形容词：寂寞、记忆、孤独、荒凉、欢悦、思念、岁月、欲望等，这些华丽的概念词语由于出现的次数过多，而且用法又大同小异，致使它流于陈腔滥调，可说是辛金顺的诗中最明显的一个弊病。兹举一个例子：“当树已开始明白什么叫寂寞 / 时光也已超越两地空间的中点”，这样的诗句漂亮耀眼有馀，深刻度和感染力则不足；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诗人由于过份依恋童年的生



活感受，一个在现实上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找寻回来的时空景象，因此他靠着对往事的耽溺思想上的拥抱，在诗运作方面力求美化这些心理的追求，这一切在诗人的小我乡愁观视野下欠缺穿透现实大我的表层，令诗中的乡愁心态流于平面轻浅。

80年代后期由于马来西亚经历一场政治风暴，形成种族冲突社会国家紧张的局面，当时一些诗人如游川、傅承得、何乃健、艾文、小曼、辛金顺等写了数量可观的“感时忧国诗”，诗的内容多为华族困境和文化危机，对一些政治敏感课题和不公的政策也勇于揭发抒写，因此沉寂多时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在那个时候又死灰复燃，诗人藉中国文化象征符号歌颂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以此力图在困境中的华族同胞能够振奋自救。诚如黄锦树在其论文〈中国性与表演性〉中指出，灯火或是传灯是中国性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符码，象征一种文化传承不灭的信念和责任，灯火的意象是“感时忧国诗”里最常出的象征，辛金顺当时也在这个行列里面，他的诗采用一种直接表白的方式，歌颂灯火燃烧的重要伟大。时至90年代，政治风波已然平息，至少表面上的尖锐冲突不复存在，但是有趣的是马华现代诗的“中国性”，却如胶似漆的紧紧跟着诗人从80年代走到90年代。这些中国文化象征物仿佛挥之不去，在辛金顺的诗中成了定型的意象语，虽然近期的灯火意象偏向于乡愁怀念的静态舒

缓语调，不再是种族紧张的狂焰沸腾急急点灯的画面，看看他的乡愁诗的灯火意象：

云飘去了，童年我流泪的故乡 / 十五年只是一盏灯火 / 捻熄后，一些年月悄悄离去 / 再回首……（〈夜读大地经书〉，1990）

林那边，灯火已经亮起 / 星光一样柔和流过我底记忆 / 关窗，我把梦留在冷冷的杯里 / 然后，让黑夜轻轻将一切拭去（〈年轮〉，1994）

从倾斜的灯火里，回头滴滴的黑暗，树和山 / 都化成你长发翻飞的风 / 把我的思念 / 高高，举起（〈上山〉，1995）

只有现在，点亮一盏灯 / 我寻回自己，和 / 自己的影子（〈昨夜〉，1996）

透过这些诗句中的灯火意象，诗人有意无意的交出乡愁乡土的甜蜜柔美，轻微的触及童年的梦境，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完全体会不到具体的乡愁失落和对乡土召唤的刻骨铭心，更遑论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历史时空的具体性乡愁心思。

除了运用中国性的文化象征符码来寄托乡愁和童年生活，藉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语调来表达田园乡土的回归或怀念，也是现代诗人常表现的运作方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林惠洲。



## 林惠洲

是七字辈的年轻人，开始写诗也是 90 年代以后的事，他的诗语言倾向于散文化和文言化夹杂的古典诗词抒情路线，毋宁更接近一些六字辈的诗人风格如前面提到的辛金顺，与七字辈的新锐许裕全、邱非钧、赵少杰等的后现代语言倾向是截然不同的。他的诗常常在抒情语调的本位中揉合了中国古典素材，形成一婉约典雅的语言风格，这或许与他的台大中文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关系。辛金顺和林惠洲都同样走抒情语调的语言运作，但辛金顺不同林惠洲的是他鲜少以中国古典素材为全诗的骨干，只以一些重复的中国性之意象为诗的推动力。林惠洲的〈三年〉（1992）一诗其中洋溢着古典抒情风味，混合着文白夹杂的散文化诗意，语言运作婉约飘逸，很可以代表林惠洲其他诗作的风格路线。《三年》对古典质材有相当的撷取转化，无论在韵脚、格律、句法、章法、意象等形式与构思方面，皆有相当娴熟的表现，兹举诗第二节为例：

向南坠泪的角度 / 在深夜风雨推窗袭入 / 黄灯散波成血 / （她说我的追寻激情与安逸 / 是生命的一种冲突和放纵 / 像灯照，急雨的交战 / ……终成泪。纤素手臂揽着我脖子 / 许久许久，她说） / 我不停抽菸酗酒 / 以平抚奔涌的狂血

无可否认的这首诗受到杨泽的诗集《仿佛

在君父的城邦》的影响很深。另一首诗〈樵夫轶事〉根本就是古意新写，以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文化来追寻回归田园乡土（桃花林），诗保持作者一贯文白夹杂的抒情语调，整首诗依靠中国性的文化象征符号来支撑突出，一方面以中国性的普遍性质来取得共鸣，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个危机：抽掉诗中的中国性意象语言，我们还能读到其他什么讯息？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那我们将面对乡愁诗的最根本问题，诗的乡愁情结乃建立于抽象遥远的精神古典国度，从抽象的文化符号开始，并以抽象的文化符号作结束，乡土的时空现实性质不曾落实。换句话说，这类诗的中国性并不建立于现实的本土之上，诗的思考方向也不具备历史的具体存在性质，诗语言文字流于唯美化和古典化的陈腔滥调。〈樵夫轶事〉第一首写寻找桃花林的文学典故，全诗对于古典抒情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这两节窥见其中国性特色：

是桃花？ / 在轻轻的雨声里沿溪溶解 / 体香忽隐忽现 / 诱你，虔诚的探寻 / 逸失经久一个传说…… / 花香满径佳人款款的”

山曲折，雨轻重 / 拍打深林，浓厚不堪的绿 / ……在斧锋败裂 / 落地，遁身，无迹 / 水既岸，烟瘴迷离 / 寒气梭航雨林 / 你的追寻如一溪响亮 / 断续，飘渺

这样婉约柔美的抒情语言是林惠洲写诗的一贯路线，他的抒情语言是建立在纯

粹的中国性上，对古典诗词意境节奏的全盘接受，到古典乡土的文化精神追寻拥抱，我们读到的是 90 年代马华中国性的乡愁诗，不是 90 年代马华本土性的乡愁诗，不能说不是一种时空错位的怪异现象。辛金顺代表的是心理上抽象和现实上失落历史具体感的马华乡愁诗，林惠洲则更进一步，极端的把抽象心理的乡愁情结化为中国风味的无条件拥抱迷恋。

对乡愁情结的自我迷恋不能自拔，对文化乡土的抽象意识极端执著，进而对中国文化的无限向往，甚至认同大中国本位而自我放逐出本土的定位。基本上这是 70 年代中国性现代主义的边缘心态的馀毒，关于 70 年代天狼星诗社诸人的自我流放的历史情结，读者可参考黄锦树的两篇文章：〈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1995）和〈中国性与表演性〉（1997），其中林幸谦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林幸谦**的诗整体上透露出政治身分的游离和文化属性的冲突流放，显示一种不安压抑的破灭情境。诗人的文化乡愁（中国属性的）过度泛滥，形成本土现实被诗人放逐在他自己的思想识之外，而民族文化情感（也是中国属性的）却被诗人的高涨意识大力宣扬呐喊，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我折磨方式令诗人自我流放，以不断寻找自我的身分定位，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被一再边缘化。林

幸谦最可以表现自我边缘化的诗要数〈边界〉、〈父亲的肉体〉、〈中国崇拜〉、〈处女〉等作品，这些诗的语言意境都着力渲染孤绝凄惨，其中对于政治身分与文化属性的焦虑定位令诗人陷入一种悲情扭曲的心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欲求和死亡的阴影。比如〈边界〉的下段：

边陲的心 / 在核心爆裂 / 边界有浪 / 击碎  
荒地的边境 / 幻灭的海水，缝绻极了 / 缝绻  
于自由的天空 / 而体内的海水 / 都是故国的  
眼泪 / 远离中心的夜晚 / 边界更加的遥远 /  
相思在异国的星空累积 / 过度发酵的乡愁，  
和老来的爱 / 在文化的追思中卷来 / 卷来的  
潮水 / 倦去的躯体 / 只换来，淡化的灵魂

这段诗的乡愁是自我被边缘化的异国（大中国）思乡心态，所谓的故国和边界的观点视野，其实是站大中国意识的观点视野来看待文化乡愁，所谓的故乡雨林，其实是诗人心中已经失去 / 死去的空虚的森林。在〈处女〉一诗中，他更进一步作出表白：

我用处女的肉体 / 在南方雨林的边缘 /  
与你结婚 / 用雨林的雨水 / 书写隐喻连篇的  
传记 / 婚后也有悲哀 / 荒凉如处女的雨林 /  
雨林也有内心 / 心中有泪 / 不曾流出心中 /  
如此丰盛的雨林 / 的雨，足够填补森林的  
空虚 / 足够让自己死去

原来外表丰盛的一座雨林在诗人心目中却是荒凉空虚，甚至死去也是很满意的一件



事。在《中国崇拜》中，诗人更加激烈的拥抱认同了大中国本位的意识心态，没有中国性的思想意识将沦为边缘的异族怪物：“我吐出我的中国/自己变回蛇体/钻入黑暗的地狱/冬眠”，这首诗暴露出诗人的自我边缘化和中国崇拜情结，诗人有意以自己的中国崇拜的中国性来对比现实中国的中国性，得到的推论是诗人的中国意识更加纯粹和本质：

现世中国/纯属个人的私事/梦中没有故乡/传统都在变体/独尝梦的空虚

林幸谦的大中国意识笼罩在层层庞大的历史阴影中，显得那么孤绝凄厉，也充满了疏离矛盾，这样勇往直前的自我边缘化/放逐形成绵密的梦幻、欲望、精神错乱、颠覆扭曲的面貌，看不到本土乡思的历史具体存在意义，而这当然不在林幸谦的思考格局当中，证诸他的诗作和散文的开展层面，这样的理解也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身为林幸谦的诗思考者（不只是读者），或许在他辛苦经营的沉闷格局当中，我们更期待他能够从重重的阴影死巷中走出来，提出本土和中国的文化交互关系以及乡土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中国性的乡愁情结牢牢系着辛金顺、林惠洲、林幸谦等诗人的思考方向，也把他们的乡土意识封闭在一个抽象与外界现实毫不相干的地方。一味对古典文学、中国音象、文化传统、古诗词意境的处理和

追寻，对抽象心理的中国文化符码表现滥情失控的倾慕，基本上这些都是本土性的差异价值，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这一切导致马华/中国的本质面貌陷入一团模糊的困境。这些现象在9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中成为一种普遍性，是很奇怪的事，是诗人亦步亦趋不深入审视思考的集体成果，也是诗人过于热烈拥抱大中国意识的本末倒置文化本位的后果，其中历史发展的错位无意间的开展了这一切。

18/4/1998

#### 参考书目：

- ① 《马华当代诗选》，陈大为编，文史哲出版社，1995。
- ② 《镜子说》（南洋文艺1995诗年选），南洋商报丛书，1996。
- ③ 《沉思的芦苇》（南洋文艺1996诗年选），南洋商报丛书，1997。
- ④ 〈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黄锦树，《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5/9/26。
- ⑤ 〈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化与文学的限度〉，黄锦树，《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一期，1997。



# 现代诗的前侏罗纪

◎白垚

多少年了，仍然记得那树林下的一湾蓝水，在风里缓缓

地流。那是麻河，四十年前的麻河，1958年的麻河……

## 怡保街头的挑战

1957年底，学生周报和蕉风还在新加坡编印出版，我初来刚到，从甘湜手里接编文艺三版，甘湜是姚拓的太太，原名甘美华，在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时即当文艺版编辑，很是伯乐，无论香港星马，经甘湜赏识刊登的作者，日后多成名家。当她把存稿交给我时，指出了好些稿件，提了好些人的名字，甘湜特别提到一位冷燕秋，说写得与时下的诗不一样。当时正时兴十四行体的格律诗，和一些咬牙切齿的口号诗。我当下看了看，用今日的语言，那是没有受到环境污染的诗。

1958年初，我在怡保的学生周报通讯部，与几位作者见面，中有冷燕秋，惊觉冷燕秋是怡保育才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年龄与他诗作的深度不符，会后，他们陪我散步，谈到诗的欣赏，他们表示对当时的格律诗和口号诗实在腻了，这腻字有不经看的意思，问学报是不是可以刊些不一样的诗，我能不能写些不一样的诗。当时我自己也写十四行体的格律诗，便以诗只

有好坏之分来解说，好像是冷燕秋问答的：“榴槤好吃，山竹也不错呀。”心想连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也有如此见识，我的格律诗可以休矣。

## 河海交接的反应

过后不久，我赴麻坡探访几位通讯员，是四位男孩两位女孩，那是一个元宵节前夕的黄昏，我们在麻河畔散步，一阵风吹来，把其中一位小女孩的手绢吹走了，我说风好大呵，其中一位男孩调侃捉狭地问：“风在那里？”一位女孩说：“风在树稍，”另一位女孩说：“风在水流，”一位男孩说：“一个浪花，没有啦！”说的是女孩的手绢。

夕阳下，那光景、那对话，十分动人，当晚回到旅舍，很想写诗，写我熟悉的十四行，可怎样也表现不出那简单的境界。我想起了怡保街头的对话，想起了李金发，想起了梁宗岱，想起了寒山拾得。第二天黄昏时再访麻河，多少年了，仍然记得那树林下的一湾蓝水，在风里缓缓地流。那

是麻河，四十年前的麻河，1958年的麻河，没有桥，只有渡船，从渡头走向那林，走过去，走入那林，走过去，走出那林，蓦见河海交接，水声哗然，月亮升起，感觉却是一片静，那年、那月、那日的黄昏，就那样写了那首〈麻河静立〉。

那四位男孩女孩是谢淑英、刘淑珠、吕荣心、吴坤波，另两位忘记是谁了。当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这只是一首微不足道的小诗，甚至比不上日后学报诗之页的许多“小诗试写”，写了也就算了，当时正在编学报诗之页，可没立刻因利乘便在诗之页发表，过后照写我的格律十四行。今日旧事重提，只不过说出当年行到水穷处的感觉，后来遇见周唤和冷燕秋，谈起这段心路历程，他们表示都曾有过类似经历，相期在格律诗之外，另辟蹊径，各自修行。

后来，诗之页发稿，以〈麻河静立〉抛砖引玉。首先响应的，是冷燕秋、周唤、李迎、罗曼四人，其中只有周唤继续写下去。罗曼、李迎、冷燕秋都是怡保人。罗曼原名李德美，后来去了意大利学声乐；李迎原名李保章，后来去了台湾读化学工程；冷燕秋原名麦留芳，后来去美国读社会学，现在新加坡国大执教；三人不再写诗。继之而起的有林方，在新加坡揭橥呼应，虽风气未开，却见毫末。

## 与学报同时成长

学报诗之页每月一期，又多是学生作品，创作多、理论少，一点也不碍眼，得

以自由自在地写下去。反观当日蕉风，在作者读者心目中，是一本文学杂志，自有份量，在意识形态上，又多有关论述，在当时镰刀锤头当道的文坛，易招物议。当年未见及此，惚忙上路。1959年4月78期，趁蕉风改版提倡“人本主义的文学”和“个体主义文学”之便，作新诗再革命的呼唤，提出五项主张，今日看来，实是粗糙得很。不久，又冒失地推出了诗集《美的V形》。说是冒失，因其中诗作，台湾的多，本地的少，连题目也是外来的。

尽管如此的不济事，还是树大招风，引起笔战，一时镰刀与帽子齐飞，笔杆共暗箭一色，但都欠缺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正常的文学批评相去太远，蕉风本“人本主义的文学”和“个体主义文学”应战，温柔敦厚有余，冲刺不足。加上日后主编更替不定，黄思骋热中推销契可夫和奥亨利式架构的小说写作，黄崖一跤跌进了意识流漩涡，姚拓着力在平实的纪事文学，取舍之间，难一以贯之。

现代诗在蕉风跌跌撞撞，时起时落，直到202期，因牧羚奴、李苍压阵而东山再起。不若学报诗之页的默默耕耘，细水长流，编者与读者作者在创作中同时成长，蕉风日后主导现代派，应也是学报诗之页在其中扎好了基础。如果说蕉风202期是现代诗的侏罗纪，那么，前面这一段该是前侏罗纪，或是白垩纪了。7



◎ 张锦忠

# 马华文学 中国影响论与

在许多论述里，“马华文学”，指的就是白话文学；这完全是以华文为唯一界定标准的结果。而受此界定标准影响的马华文学论述，也就难免独尊中国文学影响论了。

## 1. 马华文学复系统再界定

在世界文学的脉络里，“马华文学”和其他亚太或欧非地区的中文文学一样，为存在于中国、台湾、港澳境外的一支中文文学，一支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但是，在马华文学复系统经营运作的地理空间——马来西亚，却至少同时并存着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英文四个文学复系统(literary polysystem)。这四个复系统，关系复杂，地位不等，构成了一个多元语文的“马来西亚文学大复系统”(mega-polysystem)，尽管官方论述与文化计划机构(如教育部、语文出版局)的立场是只有马来文书写的作品才有资格被视为国家文学。

另一方面，纯粹从语文的角度来界定马华文学、并无法彰显其复系统性质。它相当一厢情愿地假设华人书写马华文学、印度裔写淡米尔文文学、马来人写马来文学、马英文学呢，则是三大种族作家皆有，或英亚混血儿的专利。但是，马华社群所生产的文学成品，其实并非只以白话中文(汉语)书写。早在十九世纪，就存在土生华人(或称峇峇或海峡华人)以峇峇马来文及英文创作及翻译的作品。同样在十九世纪，在中国驻新加坡各任领事的提倡之下，再华化运动兴起，新马古典诗文活动盛行一时。二十世纪中叶，英文文学兴起，马英诗人中尤多受英语教育的华裔。独立以来，国语(马来文)日渐普及，也不乏以马来文创作的华裔作家。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出发，视马华文学为一包含白话中文文学、古典中文文学、峇峇马来文学、英文文学、马来文学的复系统。若有华裔作家以淡米尔文书写，也可在这复系统下自成一系统。也唯有从这样的论述脉络来书写马华文学史，方能淡化或异质化中国文学影响论的历史阴影。



不过，在历史、社会、文学进展的过程中，马华文学复系统中的若干系统或次系统之命运也不尽相同。峇峇马来文学早已终止运动，成为历史现象，如今没有人会再称当代华裔作者以马来文书写的产品（例如林天英的诗）为峇峇马来文学；古典文学则渐渐退居边陲，虽然写古典诗的马华作者到今天还在写或出旧体诗集，而且不乏名家（如李冰人）；由于英文教育在七十年代以后日趋没落，马华英文文学始终在主流之外，若干知名诗人，如 Ee Tiang Hong，陈文平（Chin Woon Pin），林玉玲（Lim Geok Lin），早已移居他乡，小说家 Lee Kok Liang 也已辞世。如今在马华文学各种论述与建制空间当道的，是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中文文学。因此，在许多论述里，“马华文学”，指的就是白话文学；这完全是以华文为唯一界定标准的结果。而受此界定标准影响的马华文学论述，也就难免独尊中国文学影响论了。

## 2. 现代马华文学与中国影响

我们其实不必重新设论中国文学对马华现代中文文学的影响如何如何。历来书写马华文学史的人，莫不持中国文学影响论，以中国五四文学运动以降的新文学对马华白话文学的影响为切入点。不过，两个现代中文复系统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则有待进一步厘清。影响研究，向为比较文学之重要课题，但像“中国文

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这样的陈述，显然失之模糊笼统。比如说，这种影响，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是进出口式的依存关系，还是中国文学以南洋为境外营运中心？

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学左右了马华文学的发展。这里的“左右”，我指的是“干预”（interference），而非“影响”（influence）。根据以色列理论家易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 1978, 1990）的说法，“干预”乃指“不同文学间的关系，依此关系，甲文学（溯始文学[source literature]）可能成为乙文学（转达文学[target literature]）直接借贷的源头”（1990：54）。在复系统文学理论中，以域外系统为其崛起和发展的条件之文学系统为“依赖”系统。依赖系统在崛起之际，由于各种因素，往往受到另一独立自主的系统的干预，结果溯始文学系统的文学特质、准绳被移植到转达文学系统。所谓各种因素，包括（一）该文学尚新嫩；（二）该文学正处紧要关头或真空状态；（三）该文学或位居边陲地带或文库虚弱。乙文学选甲文学为溯始文学，主要是因为甲为正统、当道、主流或耕耘有成的文学系统。白话系统的马华文学在新兴伊始，以中国白话文学为师，借用其文库典律，吸取其养份，原因即在此。

马来亚（含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十九世纪出现后，渐趋稳定，社会建制（如宗乡会馆、商会、报馆、宗教组织、方言及华文学校、文艺社团等）遂应时而兴。这些基层

结构也提供马华文学形成系统的条件(消费者[读者]、生产者[作者]、产品、市场、建制、文库[文化类编])。而这个文学系统,一开始就是众声杂沓的复系统。一方面,南来文人(多为学校教员、书记等)吟诗作词,写的是文言文学,继承和散播的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生长峇峇商人世家的土生华人,自幼通晓马来语,后来或受私塾华文教育,或受西方英文教育,一旦投身文化志业,便自成一多声带的次复系统,既有翻译或改编自中国传统章回说部的峇峇马来小说,也有以马来文创作的诗歌(班敦)以及英文诗文,其中以峇峇马来翻译小说的规模最大,产量最丰富,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研究课题。

从中国文言文学的发展逻辑及其和社会互动的情形看来,晚清以来的文言文学系统势必走上白话之途,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加速其发展罢了。比较之下,马华文言文学系统处于变动缓慢的马来亚社会,除了若干切身利益,殖民地的现实政治不是当时华人的关注对象,关怀祖国的人留心的是故乡的动乱及亲人的安危,响应远在中国的知份子提出的现代化主张与运动,自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语言文字因为具备传达资讯的实用功能,首当其冲,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或现代化的先锋,随即负起散播爱国、改革与现代化理念的任务。这对马来亚的华文报纸自是一种冲击与启示。《新国民日报》就几乎和中国

报章同步,1919年10月即开始在若干版面使用白话文。

由于白话文普及,中国的新文学迅速取旧文学而代之,成为中国文学系统的当道主流,同时也是现代化的象征。在马来亚,中国白话新文学不只是一套外来的文本,更是负载新思潮的器具,深具实际效益。华人社会教育不普及,文化阶层结构脆弱,没有条件产生鲁迅这样的作家或胡适这样的学者,却又迫切传播新思潮改造社会启蒙民智,而马华文学系统仍处发轫期,文库空虚,借用他山之石为干预旧文学发展的力量,比本身发动内部革命运动,更能左右系统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新文学遂成为马华文学系统求新求变的范例(mod-el)与典律。马华文学复系统内部语体、文类、文体准则受到外力的干预而产生权力结构变化:从独尊旧体诗文言说部的小康局面,到渐以白话创作为主流,古诗文言的发展受到干预,结果退居边陲。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如同在中国或台湾的情形一样,古诗的书写活动从来不曾终止。

中国文学复系统如何干预远在南洋的马华文学复系统之发展?一般不同文复系统间的干预多半是透过翻译。而中国文学和古典或白话“国语”的马华文学为同文复系统,马华文学可以直接借用中国文学文库,或成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市场,不需假手舌人,直接消费和利用“中国制造”的文学产品。不过,在文学运动方面,



“南来作家”是很重要的仲介，虽然这些中国作家并不一定是为了要散播文学思潮而下南洋。

古典文学盛行时期前往新加坡的左秉隆、黄遵宪固然也是南来作家，二人其实更是驻外的外交人员，任期一满便得打道返国，所推行的艺文活动也是旨在宣扬中华文化的文化计划。这时期的南来作家中，一度是康梁维新运动的热心支持者的邱菽园，是移居南洋、耕耘本土文坛的先驱者之一，创办或主持过新加坡不少古典诗社，自己也留下至少一千四百多首诗的丰富文化遗产，被誉为“南洋中文古典文学第一人”（Edwin Lee 1984）。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南来的读书人，除了那些为求生计或应学校之聘而来者外，多半不是前来鼓吹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逃避政治迫害。这样的“下南洋”模式到了民国成立之后并未中断，只是鼓吹革命推翻满清改成鼓吹马列社会主义罢了。1925年底五卅惨案之后，中国文坛从文学革命步入革命文学，创造社以落实普罗文学为己任，左倾的未名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及左联先后成立。1928年夏，短篇小说家许杰抵达吉隆坡，担任《益群报》主笔兼文艺副刊《枯岛》编辑。其后约一年间，到他于1929年10月返回中国为止，许氏大力鼓吹新兴文学，对新兴文学成为新马二、三十年代白话中文文学系统的一个重要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马新兴文学，呼应的正是中国普罗革命文学的口号，只是碍于英殖民政府的法令，不敢在本地明目高举激进的革命旗帜罢了。尽管如此，许杰抵马后的三、四年间，殖民政府当局还是驱逐了数以千计的左派嫌疑者出境。不过，新兴文学终究还是二、三十年代马华主流文学思潮，也奠下了马华文学其后风行四、五十年的现实主义路线。南洋色彩文学、抗战文学、爱国主义文学等主张，大致上还是走反映现实、反对个人主义的基调。只有到了六十年代，受欧美与港台影响的新马现代主义文学崛起，马华文学系统才有足以与现实主义抗衡的文学思潮。我们可以说，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普罗、革命文学，透过南来文人与中国文艺书刊进口的仲介，左右了马华文学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二、三十年代引进的西方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虽未蔚成主流，在当时的新马也不是完全没有回响，只不过在现实主义当道路线的笼罩下，加上南来文人中热心现代主义文学而掌权的仲介者不多，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出微弱的声音。许多年后，文学史家/选家如方修(1974)，在编选诗文集或编撰文学史时，仍一本其现实主义文学观，视这些非主流文本为“病态”、“颓废”之作。

### 3. 中国影响论的影响

马华新兴文学以降的主流思潮，莫不



呼应以上海、北京为主的中国文坛的文艺潮流，以致有人认为三十年代前后的马华文学，其实是中国文学的副产品。或只是华侨文学，即中国人侨居海外之作。这个说法既涉及中国文学、马华文学的定义问题范畴，也可在文学与地方色彩、作家的身份认同等课题范畴内讨论。无论如何，尽管在中国文学论述中不易找到这些作家的足迹，或只有在海外文学这样的特区论述中才会见到，在新马的华文文学建制内，三十年代前后中国人侨居海外之作，包括郁达夫、胡愈之等中国作家的文章，早已被视为马华文学，收入马华文学的大系或选集。换句话说，马华文学似不可能从马来亚独立那年算起，不可能切断马华文学后殖民文本与中国影响论的系谱关系。而探本溯源，中国文学左右马华文学的发展，早在十九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形成之际就发生了。其后《新国民日报》在1919年10月开始采用白话文，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或“史前史”。

将马华文学摆在中国影响论的脉络细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白话文学固然是五四运动的丰收硕果，马华白话文学自也是该新文化运动辉煌的一面。易言之，与其说马华白话文学是中国白话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不如说两者都受惠于五四运动。但是，马华白话文学崛起之初，文言仍当道，华文教育不普及，没有产生鲁迅、徐志摩这样的作家的条件，也没有胡适、陈

独秀这样的文学革命军或文化计划者，只有副刊，没什么文学杂志或出版社，因此必需依赖同一语文之源头系统的生产建制与市场支援。该溯始文学——中国文学——的生产模式、美学标准、典律等遂成为转达文学系统所乐用的典范。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影响论主导了我们对于马华文学发展方向认知。一直到马来亚独立前后，战后亚洲与国内政治结构改变，中国书刊被限制进口，马华文学才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有人进一步正视现实生活环境，歌颂新加坡与马来亚，有人或假道港台，或直接涉猎原典，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经。到了六十年代中叶，现代主义文学系统渐渐成形，中国影响论影响下所产生的刻板、平面的马华现实主义文库（含文本、意识形态、表现技巧、母题等）才受到空前的挑战。

#### 征引文献：

- ① Even-Zohar, Itamar, 1978,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 ② ——1990, *Polysystem Studies* [Topical issue]. *Poetics Today* 11.1: 1-269.
- ③ 方修，1974，《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华校董总）。
- ④ Lee, Edwin, 1984, "Introduction"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P) V-XV.

## 九八政治記事 (上集)

◎ 郑云城

太阳哭红了眼依然找不着申辩的机会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警棍从下午就开始  
对不守次序的水桶发脾气，排队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  
因为有屁同时，自不知名的角落响起  
借扩音器的余威，特别选在雨中强调另一个水坝的失守  
而水位的下降，正如去年货币和股市的猛泻  
以及公积金局上个月宣布派发的利息  
达到危险的水平

遥想马六甲当年，水坝在细雨霏霏的季节里  
沦陷的同时，听到一个14岁的少女  
独自唱起挽歌

解救行动过后，英雄被判坐牢和水桶涨价的故事  
同一时间发生，人民开始鼓噪  
却也看见同时，公积金局大开水龙头  
去拯救几只快要渴死的乌鸦

太阳哭红了眼依然找不着申辩的机会  
除了写诗的曲高和寡可能还被允许之外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所有的墙  
坚固一如往昔，除了几滴外劳腥红的血  
几点外国传媒刻意涂抹的黑之外  
洁白一如往昔

我 为什么写诗？

从年少喜欢文字的美开始写诗，到今天写诗已经是思想浓缩表达的一种方式。



# 盛春广场

◎邱珪鈞

草莓盛季的某一个

暖暖的午后

我决定要在人群中伫立

成一盏在你客厅角落里

悄悄枯死的廉价桌灯